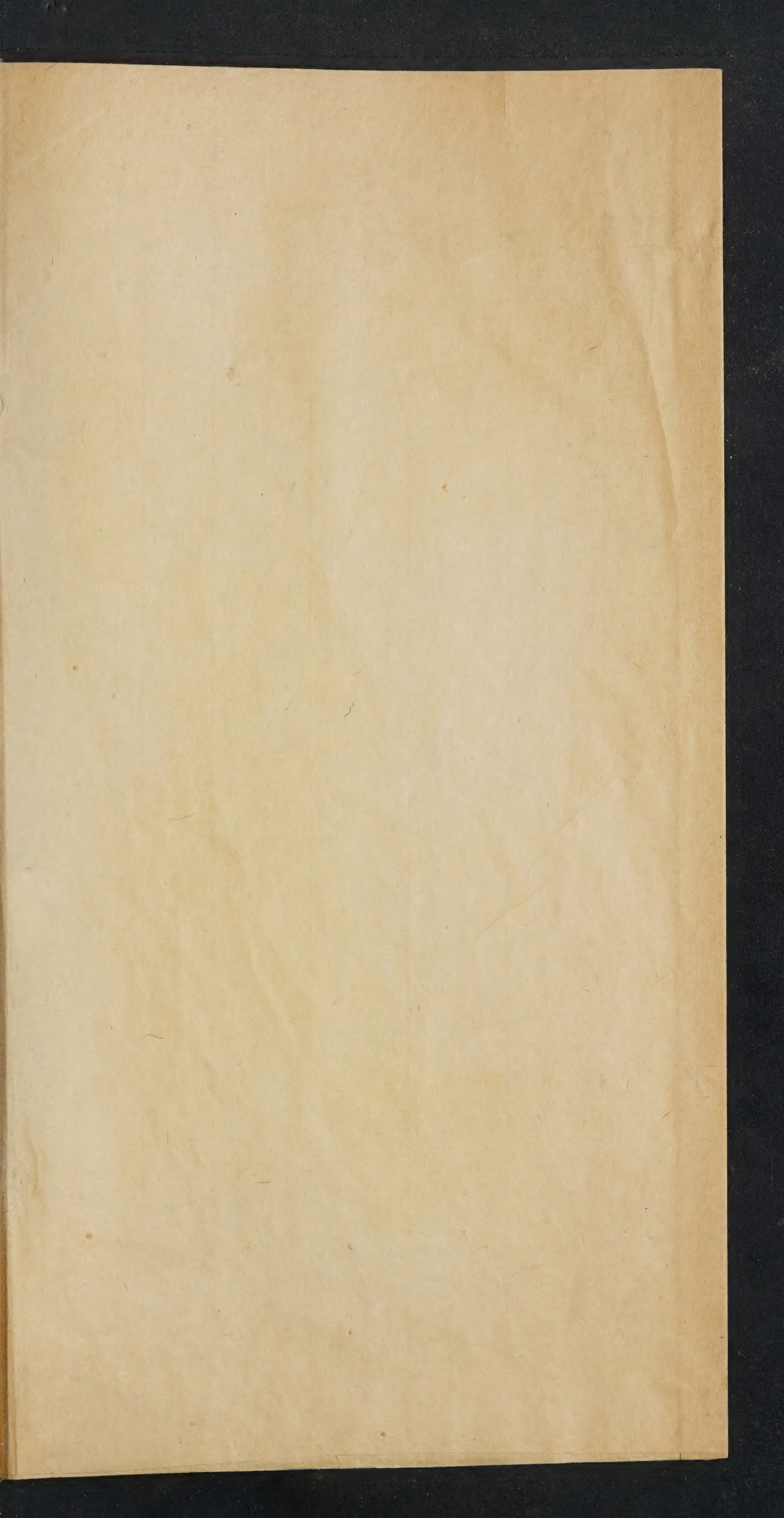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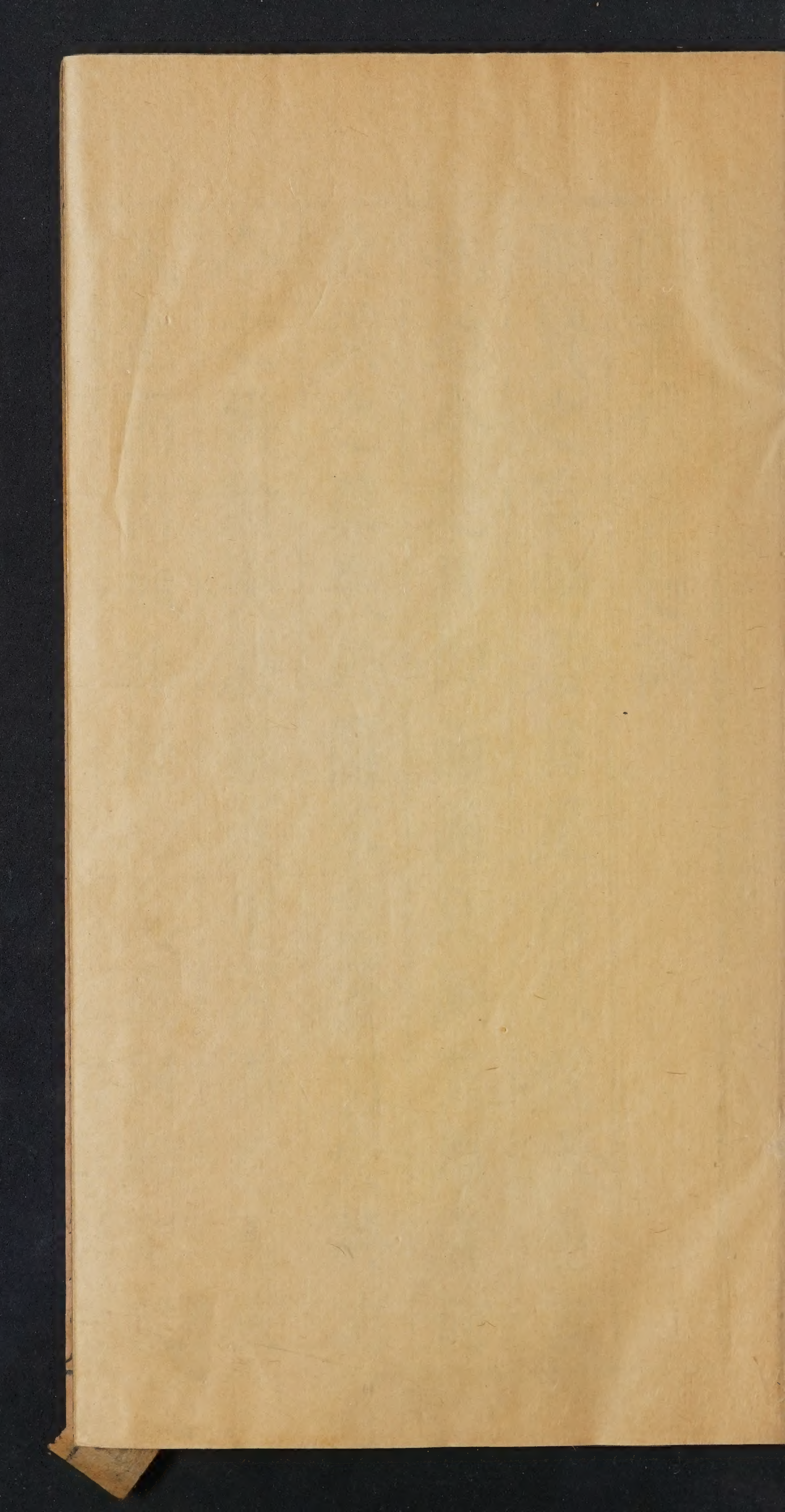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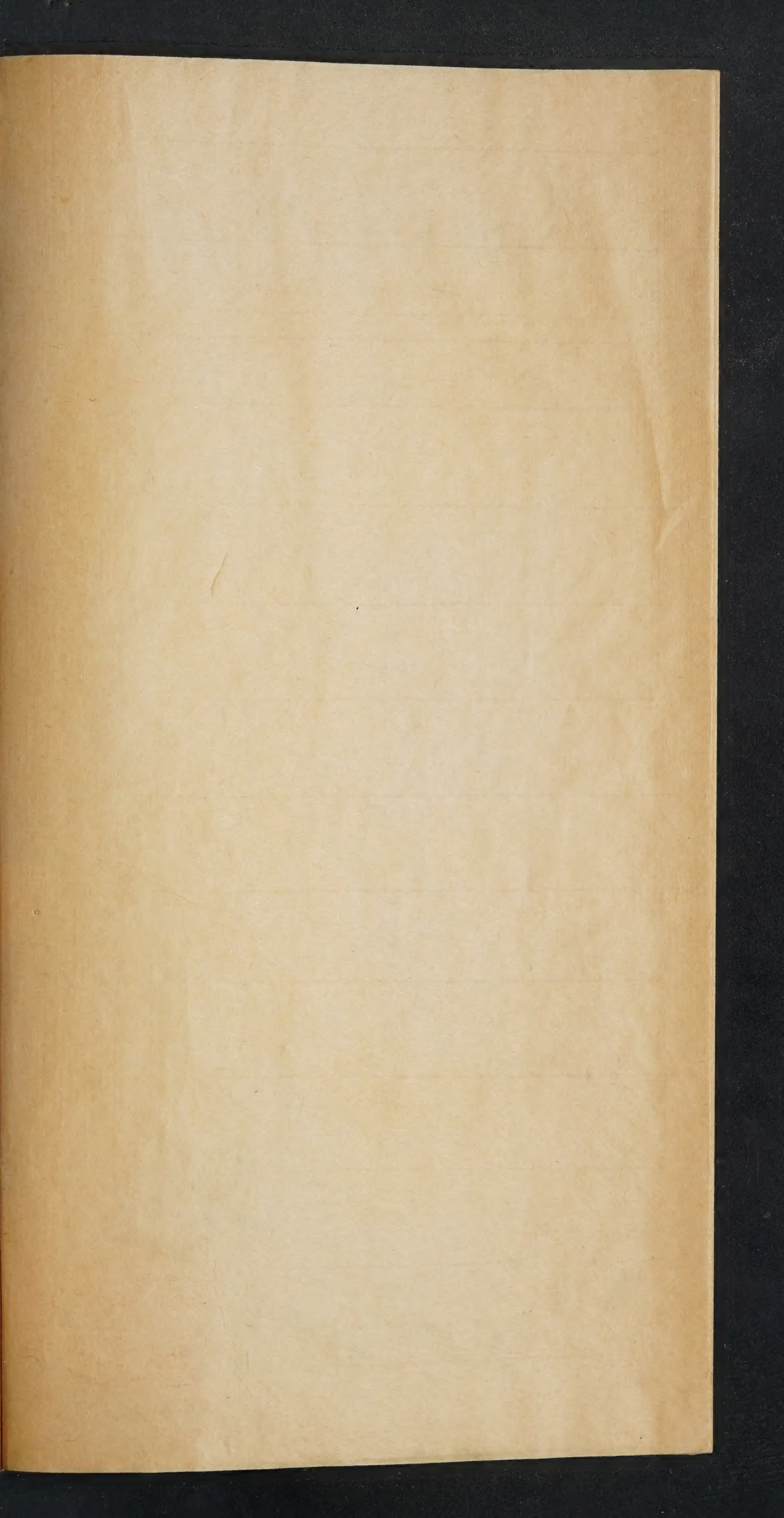
四書代言

元







四書代言題詞

聖賢之言炳若日星所以代天垂訓也迺今之日仰面而莫測其原者何故漢之疏失於簡宋之發明失於拘今之辨論失於雜或甲可而乙否或入主而出奴非澄心息慮固難定衆

論之衡而執其咎是曰無擇其流一
也兼人之資邁往之氣陵轢乎古今
睥睨乎佔僤極靑天究重泉自謂絕
世雄譚豚不詭于洙泗如坐飯蘿中
厭五穀之淡索水陸之奇卒之奇異
弗可充腸甘心餒餓以斃是曰不降

其流二也司文柄者或釋褐數十年
畫葫蘆依樣類作佳士兢兢以傳註
爲功令而實以制藝爲傳舍士子不
得已勉强應之圖爭妍於字句而聖
賢歸宿漠不關情是曰非教其流三
也紈袴溺於聲色裋褐苦於饑寒剽

竊塞白而克棟盡屬陳紅強記酬知
而壯心多馳仰屋雖分道各別而亡
羊則一甕裏醯雞無由覩天地之大
全是曰不遍其流四也尚論者希見
聖於羹墻進銳者亦瀆功於寡助鳳
凰雞鶩同羣騏驥駑駘共食其凌霄

絕塵之想未有不爲所抑令何時耶
競於好名攻於涉世俗念棼而道心
役所稱爲負千里之筴通聲氣之求
者能幾人哉是曰無援其流五也五
者亦大較耳弊孔有不可勝原嗚呼
聖賢絕學性命微言斯人之甚於水

火者而覿面相失若此意者待天有
言庶幾牖民孔易乎不知天之言洩
於羲皇而極於孔孟孔子畏聖言者
也而曰予欲無言言之塞於兩間煥
如也後來繼今者不容更有言也漢
唐宋明諸儒婆心淑世不得已而又

言之之繁雖取裁不同而要於各見
其是亦在乎人之於已考之而已誰
謂秦人焚經經存後儒解經經絕也
哉余生也晚弗獲登姚江之堂第猶
踐涉吳楚閩粵之區躬承近溪潛谷
復所見羅楚侗諸公併海内君子目

夕開示謂宜管中窺豹少見一斑迺
竟弗克有所寸請此豈非聖賢立言
文章具有性道俗子蓬心下學不卽
上達耶雖然不敢緣此自阻也圓頓
無門二乘可接登天有路博約爲階
於是繙閱註疏大全諸書暨明時理

學緒論繁極五章霜經七易覺會心
而不遠病過目之偏忘爰取傳註約
錄其首以少資乎心目之趣存什一
於千百摘秋實於春華闡聖賢之心
何妨竊取一紛紜之旨敢效裁成故
諸儒代聖言以明道說妙於長愚昧

集羣言以翊經詞止於達陸子靜云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東海西海南海
北海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諸儒心同千聖余亦心契諸儒贊一
辭焉弗能也萬川之水水味具全大
冶之金金形悉化余今亦不能識若

言自若人矣因諸儒之異同想見諸儒之心直上見乎聖人之心是余之揣摩而未有獲者也姚江有云千聖再無心外訣六經須拂鏡中塵苟得其心聖言亦筌蹄耳代之言者不亦贅乎善學者因言以求聖賢之心而

馴至於得意忘言其於道也幾矣

西安方應祥識



敘四書代言

今人不會讀書即一部四書讀之終身茫無入處其病坐在不會讀白文耳會讀白文者未必字字讀得出都字字看得出乃腐儒輩於一部註脚字字讀得出都字字看不出其病并在不

會讀註脚耳夫聖賢開口說書者傳
開口讀書樣之言也言既無兩何以說
書者之口書壞於讀書者之口也某病
又在以代註脚說法不會代白文說
法耳夫聖賢言之詳矣吾後代之言
下一轉語不得不下一轉語亦不得嘵

難言也聖賢有言之而須下一轉語者其精神不在有字句處而在無字句處也不謂轉聖賢語直謂轉聖賢之言聖賢有言之而不容着一轉語者如言一貫便更無兩即忠恕兩言猶為近贅耳曾子能着而已矣三字住腳直是曾

子自家得另要是曾子已下轉語矣讀
者於忠恕更下轉語直是說夢大抵
聖賢之言痛快了當如天何言哉下便
我不得一語如此而已矣上便費不得
一語代言者不如是痛快了當其人便
不痛快了當聖賢之言直捷明白如吾

斯之未能信斯字即是仕字亦明說
吾於仕尚未信得過我則異於是聖人
便不是逆民非附逆民之未代言者不
如是直捷明白其人便不直捷明白故
會讀書者須只讀白文會讀白文者其
人必痛快了當人必直捷明白人

此是所謂未必字字讀得出都字字
看得出者如古來會讀字與白文者蘇
老泉一人　明興會讀四書白文者復
所一人而會讀蘇老泉後所白文者吾
得孟旋氏復乃玄渡氏玄渡之言曰吾
以吾之言為聖賢之言是以我做聖賢

如何不以孔還孔孟還還盡以聖賢之
言了我之云是以聖賢做我我如何不以
我還我以我還我者以孔還孔以孟還
孟也還者代也稱脩子讀而喟然曰從
來註腳說盡從來白文解 盡是真會
讀書者也讀是書者得意忘言言而忘也是

作四書代言序

廣陵友弟包[illegible]行釋脩父書於白狼山房

四書代言凡例

一採錄註疏大全諸書皆世所耳目見聞亦有稗官野史家乘微言及講堂聚論會館清談凡有所發明經義者無不摠摭以淑身心至于謭陋管窺間有什一故諸儒姓字不能盡標者緣採取無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期約言以明經不辭以己意融其理趣通其拘滯截寉續鳧實非得已高明君子幸勿哂其補綴

一註疏性理大全等書熟讀者少故有外傳註以標奇者便目為新說不知聰睿之士博識之英盡於前書中領悟得來

自成一議安得妄以穿鑿訾之即朱子全書亦自有異同與傳註不合甚多而漢唐宋諸儒之各著論可知也使非有真見何以傳布至今故不憚窮搜取其醇確不詭發明聖賢當日心事如視諸掌者著之以貽定衡而幽深頗僻拘泥之輩一槩不敢濫收庶反約者有所持循

一發明著于傳註之上因鄙質頑鈍故爾清心滌慮先覽本文傳註次玩大意圈點隨討指趣歸宿一目無遺不事繙閱之勞而聖賢如坐對矣似亦簡便諒有同情

一本文舊有楊貞復諸人批評及蘇老泉批點孟子若盡合

之恐龐襍難觀今摘其緊要數字句註之以醒聖賢語脉

一知時論世方是誦讀苟非設身度其時勢之遭窮其心迹之隱一切以資格律之毋論不得古人之心即於書旨終不明透今採羣書中廣述異同慱觀古今不拘〻訓詁之末實深洞乎本情著之以擴胸懷猶史之有敘斷云爾

一章旨節旨分截等項特著其關鍵緊要不能詳有訓詁故於本文一一叅酌加以圈點以便觀閱即領悟指歸也必以章旨為主而引語多畧分為三例家膏蔡用重圈次焉者用單圈章中語脉及口氣俱用空點

一魯魚亥豕之訛從來舊矣如合外內之道作合內外孟子不誠其身作不誠乎身穿踰之踰作窬之類今一一攷訂嚴核不差字畫俱從洪武正韻併古韻書繕寫精工庶彰同文之化觀者亦豁心目

一舊有音釋反叶在童習者自宜於大字章句櫽括制義何用此為反增一障今悉除之第彼字當讀此字如繙當作綿假當作格之類又原字不必強釋如當碩從石拂士從佛之類則總列于篇首以著其義他凡平上四聲及本字堪讀者皆不載

一茲集便成學觀閱以書旨為主故傳註中訓詁易曉者該芟除其數字而論語內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二句重出不遠遊章後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三句重出法語章後入太廟每事問二句重出君賜食章後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三句重出居之無倦章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二句重出蘧伯玉使人章後巧言令色鮮矣仁二句重出三疾章後俱未正錄蓋倣講意諸刻例觀者幸毋以為贅也若初學誦讀自有大字章句在

一傳註中其有論題坊間亦有他刻第苦於不備今盡搜出

加以點識又全則々篇首俾覽者易竟因題繹旨而典故得
以預有攷焉正博士家格致之要
一制度人物出處源流雅有採錄之懷而限于無可書之地
須別成一編加以辨論庶幾可觀是書專取釋經故不及載
間紀一二以便初學博雅君子勿哂其陋
一質鈍功疎自所箋記非敢示人特因友人強假傳寫遂致
為木之災弗克力禦實歎本懷誠恐挂一漏萬快己違人他
日或侍教高明幸覔堂與更當改定以贖今諐凡愛我者尚
攻其闕宣明聖學千古快心幸勿自珍祈望實甚

四書字義瞭要音釋

大學

緡綿 於烏 猗阿 恂峻 戲呼 謙慊 厭黶 辟僻 碩石 節截 迸屏

命慢 菑灾

中庸

素索 正征 帑奴 射亦 齊齋 旣餼 稟廩 卷拳 於嗚 乎呼 射妬

說悅 隊墜 假格 辟避

上論

說悅 共拱 食嗣 女汝 輗倪 軏月 錯措 亡無 鄹鄒 告谷 從縱

惡烏 適的 數朔 杇汙 稅拙 大泰 費秘 澹談 識志 馮平 射石

葉涉 取娶 侗通 齊咨 賈價 踖即 餲隘 衰崔

下論

行項 辟闢 焉烟 陶姚 朝潮 奡傲 辟避 揭器 陰菴 樂要 亢剛

歸饋 佛弼 肸詰 原愿 朞基 徼驕 訐子 憮武 繚了 蕢桃 旋毬

洒晒

上孟

麀憂 於烏 害曷 數促 洿烏 刺戚 惡烏 洒洗 齕核 觳斛 觫速

頞遏 句勾 衡橫 睊絹 厭奄 徵止 招韶 戢輯 旄耄 倪義 屬燭

尼鯢 復覆 艴勃 賁奔 汙蛙 土杜 繆 般盤 敖傲 内納 裸倮

憮歎 蚳遲 鼃蛙 蓋鴿 龍聾 隱印 瞋面 跽衰 瀹藥 漯洽 契𧶜

纂卜 賈價 纛閭 質贄 盛成 遺衛 有又 瞿笛 咽宴 孼㦮

下孟

泄異 女御 裸灌 走奏 適責 逢蓬 他拖 行抗 施異 播煩 校效

艾乂 共供 禪檀 推哼 説稅 般班 較角 析托 會貴 標杓 耆嗜

蘖過 繳酌 射石 信伸 場壇 釋駮 翅啻 弁盤 闢彎 趨趣 稅脱

拂佛 率律 果倮 追堆 廖搜 餘忝 莠有 辟闢

逢遺　激勵　計不　信伸　謁暑　肆放　翊壹　升盤　閾學　趨延　役跂

交文　共供　觀樓　雅涼　譏杵　漸班　截甫　柝杭　會書　標杓　答當

迎畢　攻街　律湳　先素　遣青　逢漣　施施　行杭　遊泉　播通　救敘

下孟

暴卜　貫價　鑿閭　貸費　盛成　遺衛　有又　罹皆　國章　尊尊

攜散　蛻違　畫娃　盡臨　龍壟　隱印　順面　說彙　滄藥　深冶　熱鎮

庭顧　復攢　鞭訪　貴奔　行娃　土杜　釋渙　放盤　拔渤　均物　棄傑

四書代言叅閲姓氏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著

鑒定

焦澹園 竑 應天人　張魯叟 壽朋 南城人

舒碣石 曰敬 南昌人　湯霍林 賓尹 宣城人

黄貞父 汝亨 錢塘人　董見龍 應舉 閩縣人

張克儁 師繹 武進人　趙元睿 師聖 南豐人

葛屺瞻 寅亮 錢塘人　張侗初 鼐 華亭人

王永啟字閩縣人
劉去非定國南昌人
張鍾山京元泰興人
丘毛伯兆麟臨川人
鍾伯敬惺景陵人
毛禹門士龍宜興人
解石帆學龍興化人
鄒臣扉之麟武進人
王聖俞納諫江都人
錢抑之士升嘉善人
黎頴湛祖壽清江人
白爾亨正蒙通州人
汪長孺應元歙縣人
蕭伯玉士瑋泰和人
魏仲初浣初常熟人
袁小修中道公安人

參訂

羅玄父大冠　錢塘人　　張賓王楟　句容人

李懷白頻　豐城人　　張席之瑋　武進人

宋羽皇鳳翔　秀水人　　姚孟長希孟　蘇州人

申維烈紹芳　吳縣人　　葉君實有聲　上海人

閻子將啟祥　仁和人　　陳大士際泰　臨川人

巢伯楨之梁　武進人　　何宗元萬化　松江人

葛吉甫永貞　長洲人　　艾千子南英　東鄉人

周爾昌 逢泰 湘潭人
何非鳴 謙 崑山人
鄒公履 德基 無錫人
陳無聲 所聞 青浦人
吳鑾穉 鍾鑾 武進人
薛更生 正平 上海人
曹安祖 應秋 宜興人
譚友夏 元春 景陵人

唐宜之 時 烏程人
包穉修 壯行 通州人
李子素 輅一 崑山人
魯鍾岳 國俊 全椒人
江季梁 宗岷 歙縣人
吳寬生 光裕 青陽人
姜神超 雲龍 青浦人
顧九疇 錫疇 崑山人

馬巽父 元調 上海人　羅述文 懷祖 南城人

卓左車 發之 錢塘人　馬君常 世奇 無錫人

李小有 長科 句容人　陳升甫 允吉 長洲人

張彥先 一儒 江寧人　江谷王 夢鶴 通州人

李少文 長華 興化人　江心葵 文翰 歙縣人

羅文止 萬藻 臨川人　顧府文 天璧 崑山人

劉漢卿 炎 廬江人　江穪登 起龍 歙縣人

汪五平 均 歙縣人　章大力 世醇 臨川人

謝耳伯 兆申 建寧人　王子雲 一翥 黃岡人

傅三來 兆祥 臨川人　蔡曦伯 陽春 宣城人

王垣甫 薇 高淳人　金允通 九陛 全椒人

黃元常 中澹 廣昌人　陳于到 遠 通州人

陳魯詹 岳如 崑山人　王伯玉 命圭 南城人

陶河濱 予樂 蕪湖人　黃玄圃 汝櫝 新城人

傅遠度 汝舟 江寧人　張維烈 大烈 錢塘人

朱爾玉 璽 南豐人　岳元駿 鉉 松江人

漏仲容 坦之 嘉興人　顧幼常 錫胄 崑山人

蔣抑之 爾揚 松江人　劉叔夏 伯霆 新城人

江伯鱗 躍鯨 歙縣人

校閱

江起岷 玄液父 歙縣人

朱廷誨 爾忠父 南豐人

朱廷諤

汪起鳳 玄齋父 歙縣人

校閱

汪伯麟 雍涼 歙縣人

孫抑之 爾揚 松江人　劉叔貞 伯重 新城人

潘伸容 均之 嘉興人　顧汝常 恕有 崑山人

四書代言採用書目

論語註疏　孟子註疏
學庸註疏　五經註疏
周禮註疏　儀禮註疏
爾雅註疏　孝經註疏
左傳註疏　公穀註疏
春秋繁露　老子
莊子　荀子
列子　管子
晏子　愼子

揚子法言　文中子中說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杜工部集　白樂天集
陸宣公奏議　歐陽文忠公集
王荊公集　曾南豐集
蘇文忠公集　論語解
蘇子由古史　論語拾遺
欒城集　黄山谷集
二程全書　性理大全
橫渠理窟　素王事記

闕里志　家語
國語　上蔡語錄
五峰遺文　龜山語錄
李盱江集　慈湖訓語
劉屏山集　延平問答
朱子全集　近思錄
語類　或問
象山語錄　真西山集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木鍾集　張子韶橫浦集

論語頌　心傳錄
格言　吳臨川集
草廬輯粹　五經纂言
大學衍義　衍義補
羅泌路史　雞肋集
淮海集　郁離子
草木子　宋龍門集
遜志齋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胡敬齋集
吳康齋集　羅一峰集

羅念菴集　鄒東廓集
王文成公集　傳習錄
居業錄　羅整菴困知錄
張文定集　李空同集
聶雙江集　歐陽南野集
吳匏菴集　陳白沙集
李滄溟集　何大復集
王鳳洲四部稿　楊升菴集
唐荊川集　稗編
王心齋語錄　崔後渠洹詞

莊渠遺書　祝子知罪錄
杜氏通典　文獻通考
晁氏客語　困學紀聞
容齋隨筆　捫蝨新話
枯樹裒談　夢溪筆談
東軒筆錄　傳疑正錄
百川學海　林泉隨筆
丹鉛總錄　續錄
談苑醍醐　蓺苑卮言
雙槐歲抄　餘冬緒錄

志雅堂雜抄　郝子知言

弇州別記　澠水燕談

四友齋叢説　明農漫語

王龍溪文集　鄭淡泉古言

東越證學録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録　致知議畧

師友談紀　宛陵切琢

南游會紀　白鹿會語

萬松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華陽會語

勉齋講義　涑水遺書
元城語錄　童蒙訓
止齋經筵講義　自警編
洞學啟蒙　學覺寬班
切偲編　學殖解
石渠意見　意見拾遺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井泉訓測　井泉講章
大學雜語　大學中庸述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略　中庸原

中庸註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耿子繹論語　袁子論語註疏

論語義府　孟子解

蔡虛齋蒙引　林次崖存疑

陳紫峰淺說　邵二泉簡端錄

唐荊川批講　諸理齋主意

王仲山日抄　程竹山日抄

薛方山論語說　陳冲谷講義

薛畏齋口義　鄧潛谷五經繹
函史　三禮編
蔡晋江劄紀　孫淮海近語
瞿昆湖說　莫中江繹旨
湯練川題意　王心齋則言
黄會稽發明　游立軒說筌
張介菴口義　高中玄問辨錄
李見羅大學約言　洪覺山語錄
徐巖泉衍問　徐儆弦原旨
蘇紫溪兒說　袁七澤海蠡篇

蔣道林口義　陸聚岡拙講
郝鹿野主意　侯二谷雜言
濮陽貞菴真義　丘月林摘訓
杜静臺筆記　口授
李貞菴達說　姜鳳阿解畧
柳金川主意　牛春宇質言
李九我口義　申瑤泉躍淵
孫栢潭說旨　黄葵陽要旨
管慕雲小見　蘇紫溪解醒編
袁了凡疏意　删正

姚承菴疑問　疑問補

古字義　董日鑄學庸大意

王宇泰義府　鄒嶧山折衷

吳省菴引躍　楊貞復語錄

李卓吾藏書　焚書

道古錄　九正易因

顧涇陽小心齋劄記　歸季思語錄

胡休復讀書錄　李宗謙要旨

張伯起譚輅　鄧文潔佚稿

夏雲渠說　來矣鮮說

湯義仍兒訓　伍聖起貽安堂稿

撟梓世業　焦氏筆乘

續筆乘　類林

吳因之合編　陳抱沖經言枝指

湯霍林醍醐　金繩

四書脉　黄貞父詮旨

祝子小言　名公荅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紹聞編　四書心攷

四書忠告　胸岡四書說

四書近語　中有緣
遡旨　四子會解
管東溟酬諮錄　續酬諮錄
七九問辨牘　續問辨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閏集
病揭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繹
石經大學　石經附錄

中庸訂繹　論語訂繹

孟子訂繹　論學三劄

覺迷蠡測　嘖唬餘青

董思白新意　王觀濤翼註

葛屺瞻湖南講　顧鄰初讀孟私箋

許子遜懸解　楊昆阜書義解

施羽王訂訛　張侗初讀書舫訣

張賓王四書治　張雨若荷珠錄

鄒臣虎四書正　喬君求四書繹

王季木狂言　莊長孺導窾

王永啟祕告　羅玄父醒迷
沈無回說叢　唐士雅微言
丘毛伯　陳大士
徐自溟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伯恭
錢受之　繆當時
韓求仲　宋羽皇
楊兆聞　錢抑之
葉君實　梁無知

閻子將　姚孟長
袁若思　黃介子
王伯玉　吳變穉
吳長卿　黃錫予
吳在茲　譚友夏
王子雲　卓去病
馮五玉　張席之
周爾昌　唐宜之
卓左車　王次公
吳伯霖　張異度

包儀甫　陳古白
周王繩　傅三來
袁無瑜　湯叔寧
巢伯楨　章大力
馬巽父　羅文止
鄒公履　傅右君
任象九　湯尊宿
魏仲礽　馬君常
蕭伯玉　包稚修
袁小修　曹安祖

艾千子　傅遠度
江季梁　張袁樸
吳海若　於鍾蘭
王季方　陳元白
陳升甫　吳玉符
僧寶傳　宗鏡廣刪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錄
參同契　雲笈七籤

大學要旨

大學只一明明德而着實下手處在于致知格物朱子註云人心虛灵不昧以具衆理而應万事但為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此乃致知格物之旨也心之良知為物所蔽因欲之發而格去之則此心之知至矣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在于敬者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于寡欲朱子曰致知工夫須收斂身心不掃雜慮令其光明朗達方能見理又曰以反身窮理為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致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儒者若体驗此語便知程朱俱在本原上着力而非徒即物窮理為致知也其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对初學人立下手工夫耳彼豈不知事物之物為外物哉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

但遺却事物而守空寂之明則孔子之敏求者何為者故知之蔽于物欲必在事物揩拭上有所蔽也緣事物上精研合須心体自然不蔽則天下万物何者不可靜觀而自得也而下學之始未能即事物悟心体者又須屏去外累反照默証方物淨而心明然後紛紛應用不離物而知自不蔽于物也試以鏡喻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格物者如磨鏡而使之明于磨上用功鏡体明了自不穷于屢照也若不格得吾心了了徒執事物尋求如以鏡照物鏡体尚昏如何照得姸媸王敬所云千古聖賢競競業業止有去欲工夫物格而知至者若揩去而鏡明銹盡而劍利也殺知格物之義諸家不必于聚訟矣

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考之事為之著察之念慮之微求之文字之中索之講論之際皆是也愚謂三先生之論真學者之切要但心未正意未誠時講明探索急難下手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為對症之劑蔽菴所謂格物累者非察之念慮之微何以能格程子又云格物莫若察之于身尤為親切

程朱之說原自融通乃諸儒爭之不已者特因古之欲明一節有所過泥以為格物為聖賢數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之先難以下手也不知天下之理本精粗一貫學者用功次第必由粗以入精如欲家之齊莯莯先去格物如何得力必先自檢點凡身之賤惡親愛畏敬哀矜傲惰之辟果何所在檢點不已自見心之忿懥恐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

惧好樂憂患之所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知意之所以欺慊是物格而后知至也雖一套工夫而自有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教人逐段挨進如木披根如水尋源一了百當更無餘事故緊須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教人下手下節究竟道理也又恐務外者泥而無歸求精者冥而莫據故指出修身爲本四字言治身而誠正格致在其中矣大學教人实地做而儒者急于直取遂生異同究之未尝不是也

格物是総上徹下語發軔于去正心誠意之先不廢于國治天下平之後王子恐其支離故揭其源朱子恐其踈漏故極其委總之復還本来無物之体以明其明德也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一

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

尾樂屎溺。孰非神理。聞驢擊竹。盡是妙悟。特患認程朱意差。終日于事物上尋討。縱徧物而知。胸中只得一部尔雅而已。白首不能入古人之學。是可悲也。

大學以明德為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說個舉措。還有等待。終不道大人。欠了新民的債。試看聖人己立、人。己達、人。是何等學問。春風沂水。即是唐虞作用也。入大學者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个功課簿耳。十傳中那一傳不是說明、德。直到天下平。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大學一篇。與洪範同体。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一明、德而已。

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

甲子新安朱熹序



四書代言大學一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楚湘　周逢泰　爾昌父　校
廣陵　戈汕行　稚倩父　閱
新安　江起岷　玄液父　參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訂

通章一個明明德。新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于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其明德也。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修身為本。而下手在于格物。大人正己而正物。自心体渾全處論。大乃天地間一種大學問也。明新分不得体用。明明德者。以我合天也。新民者。以人合我也。止至善者。人合我而我合于天也。德之明處。即善之至。善之至處。乃學之大也。

大學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

天之降衷爲心。明德即心也。新者明之別名。至善。又德之別名也。吾心具有良知。德之本明者也。格物致知。從本明處而明之也。誠正修者。明明德于身也。齊治平者明明德于天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而總是明其明德。自古大人不遺天下國家以自成其德也。謂合天下以明吾之明德也。必吾德明。方可及天下。而物之本末見矣。善必止而爲至。至于善而後可止。是善之至處。爲本休止于善處爲工夫也。大人不失亦了之明明德也。大人正己物正。新民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止至善也。知止是徹上徹下語。即知致也。入水知寒。入火知熱。然然覺悟眞見。直休非聞見之知也。知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安慮相因如九之赤坂水之下瀨。無漸次中間

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旣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本始所先末終所後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

有漸次也。定即意誠。靜亦定。動亦定也。靜即心正。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安即身修。水止而月圓也。慮即漸及家國天下。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能得者。家國之親與身心意知之德。合而為一。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境界。而止至善矣。行道有得於心。明德之極至也。綜之根于致知格物。物事不平。事字承本說。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推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也。言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意見矣。知所先而先之。俟其后之自至也。知後。則不容不先矣。事盡物可漸收。故曰近道。〻即大學之道。知即知止之知。見之真而直下識取。工夫收于當念矣。古人所以必由先而至後也。日明〻德于天下。正見新天下之民。方了

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

明〻德分內事。八條目俱明〻德也。身者明德所具。家國天下。之統屬也。而心則德之涵處也。意則德之竅處也。心猶水。意猶氷也。水流而氷結。則失其流之性。心体本正。而發于意。則失其正之体矣。不捨氷而覔水。融其氷。水性復矣。不斷意以正心。誠其意。心体復矣。意誠則雖發猶未發。第二机即第一机也。格致即誠意之功。若論知存意先則何從發知。故毋自欺。蔽其良知。格去物欲。即是不欺。即是致其良知。誠意不在格致之後明矣。毋自欺。內便是格物意思。格致之傳。固未嘗缺也。
意有根有苗。情之隱然含善惡兩端。意之根也。猶屬于靜。情發于識。則根生苗而七情別矣。使中無根。何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亦屬靜。善惡亦屬于心。心〻不隨意生滅。

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皆以脩身為本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

意根心而有動靜。意動而合性曰幾。動而着情曰念。捐念入幾則意誠。捐誠歸性則心正。而心之灵即知也。蔵知着意。触知着物。以鏡喻之。心其体。知其光也。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所照。格物如拂其塵而還其明也。物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索照。知至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了悟當正之心。正心者。鎔化所致之知。格物是致曲求誠之端。誠意乃格物致知之谷。也只是明明德之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至平天下。功皆不離乎格物焉。格外無致。然亦有虛空以求知者。不可謂之即格即致也。聖學精蒙入神。似無物可格。未嘗無知可致。是故致雖一事。亦分為二目也。究竟合内外之道。八目可并為一。格去物欲。則虛灵本体復。是物格而后知

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至也。上致字是用功。下至字是良知到矣。
而后字。應轉上節不先意。
天下國家。明德發越處。格致誠正以修身。
明。德。統會處也。天子以新民為責。固宜知
所先后。而以修身為本。庶人亦當為自新
之計。雖無治平之責。而不可無格致誠正
之功。天子合天下以為修者也。庶人承天
子以修。則各齊其家。合之為國之治。天下
之平。所謂明明德于天下。共一身斯共一
修。共一德故共一明。
治亂厚薄之原。上下共操者也。心意知為
內身。家國天下為外身。耳目肢体為幻身。
虛靈不昧為真身。修則無內外真假可言。
親疎物我。同條共貫。故曰本。之長亂何以
齊家則所厚者薄矣。又安得治平。而所薄
者厚也。合厚薄之人而皆薄是。末不治可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見修身為本。而新民必先于明明德也。
○為釋在明明德。故引幾个明字。堯湯文都是古來大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皆知修身為本者也。俱說本体無工夫。頭提即戒懼慎獨。非以心去顧諟明命也。反觀內照。顧在我之天也。皆自明也。非釋書是著古之帝王。乃自己明了。便一了百當。不曾以心到民上去。即在止于至善。知所先後也。
○為釋在新民。故引幾个新字。見古來聖人皆明明德于天下也。湯文武亦只借來影子。以發新民之意。不必說新民之本之事之效。三段內俱有極字意思。末節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君子欲新民者。不可不止于至善耳。無所不若。謂民之歸極在于建極。而吾之建極。必要于心極用極之功。自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

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小雅緡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

明其德而已。苟日三句正用之之法。苟日
是用之之始。日日又日是無所不用之精。
湯之日新。已無欠缺。爲新者不可復汙。故
要日日新之而又欲于無窮。非于日新上
有加也。武之作新。由于杌競。文之新命。本
于緝熙。皆得日新之法者也。
○爲釋在止于至善。故引幾个止字。總是
明新之止至善也。處處與經文相貫。
首提一止字一知字。謂民所止是歸極。君
子用極。必先于知而爲之知止丘隅。似有
定靜安慮之机而得其所也。非贊鳥之詞。
乃引人于止當知反觀。即得丘隅也。人能
止之。徑寸密于千里矣。
穆穆引詩。只重止字。緝熙敬皆株連語也。
下五句正釋止字。五止乃就人倫數之。只
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也。

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

止仁等推開文王說因止字而論之止將明新至善攬作一團也緝續常明之敬所以明明德也介此一敬以流行于五者五者各盡其心是明新止于至善也下文教家使衆事君事長成教絜矩俱此五者作用明新原非二事淇澳二節只是一節曰前王曰沒世皆申言民不能忘之意穆穆節說止至善現成處惟學修二語乃所以止之之功求以協心体之極也學即格物以致知修即誠正以修身也理欲之界最微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雖屬窮致事物而實從心上挑剔十分明淨便格去物欲而良知復矣修者修去人欲以純此天理也如此則明德本体常惺不昧所謂僩若恩安定辭是也既有此一段精神自

也猗猗美盛貌斐文貌治骨角者既切而復差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率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

發越于。動盪之間。所謂蔫。实光。輝。日新其德是也。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自發。德至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此聖人之止至善也。

止至善只是一敬心。文以緝熙安所止。君子以恂慄得所以學修工夫皆主敬事。下文慎字嚴字皆敬之義也。威儀不過敬之煥發耳。蓋敬者德之聚也。文王敬止只完此盛德至善德聚而善止矣。民不能忘則敬德感及天下國家。所謂大畏民志者也。善一世以至百世。方是善之至能爲百世之德。方是至善之盛德也。明新無餘蘊矣。民不能忘非說思澤之盛。只是盛德原民同得之理。至善原民皆有之性。以心感心。自。不能忘。此合家國天下後世。皆涵于此

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旣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明德中。而沒世不忘。正申所以不能之实。見常新之德。貫于宇宙。心体流行不息。即為至善。而非論其功業也。賢處正所以為親處。謂導世德以守世業也。樂處正所以為利處。謂享太平以收美利也。皆緣前王有賢以率之。有樂以公之。此以不忘于沒世耳。然親賢處。又所以為樂利處。觀下文論小人推本君子可見。

○此是說个本末樣子。此謂知本。是教人于大畏上。探討悟頭。不是推原語。

經云。物有本末。而示人知所先後者。果何謂也。觀孔子之貴使民無訟。由于民志有所畏。則推使民畏民之原。而明明德為新民之本。不可不知所先也。

能使民無訟。則國相忘于乱之不作。天下相忘于貨之不争。而總忘于好惡之不僻。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敎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

則無訟處。即是治平處。而所以能大畏之者。則有諸已足以求人。慎德是以化人也君子惟畏独知。斯小人畏上知。畏心相感下忘言而上忘聽。此之謂。明明德于天下。大畏即暗指明德說。密勿之地。有大操持。深入乎民之肺腑也。

○此謂知本二句非衍文。亦無闕文。蓋家國天下。皆本于身。齊治平。從身而出。致知在格物。不過格去物欲。復此良知之体而已。良知烱然。是知明德所在。則必誠必正以修其身。而家國天下齊治平。一以貫之矣致知之功。孰大于是。非知至而何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亦專為誠意發。貫通于正心。修身及齊治平之間。故不明言以起誠意之端。而毋自欺一語即是致知之旨。惟毋自欺蔽其良知。能用好惡之

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

實以至自慊便是知至意誠田地而却得之于獨知之內故君子慎獨而毋自欺也引小人自欺而卒不容欺正以見獨之當慎君子之用功非鑿小人而加惕也誠意工夫只一毋自欺便了好惡之實正毋自欺用功處誠中形外手指目視正獨中不容自欺處心廣二句乃毋自欺受用處心廣是心正体胖是身修意誠而心正身修德之所以潤身也可見誠意任致力于獨知而致知在格物者亦在獨知內格其物之累也慎獨即是毋自欺也

而知者真心也真心以明德而遠心處求決去快心處求必得何身不修也真心明之德于天下亦只如此特患物欲蔽此真心于獨知之地遂好惡不能惡臭好色耳故誠意者必于獨知念頭着力禁止欺蔽

不可徒苟且以掩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筆花山房

之私。令這念頭。知好之色惡之臭之真切。
便與原頭本意相慊。則意誠矣。
独不特私居燕處。即紛紜應接中。此心有
獨覺處。知小人見君子。覺得厭然處。人之
視己如見肺肝然。此亦紛紜中有獨也。但
不能反那原頭真机耳。君子常時這个慎。
即常時這个獨。自慊者適得其性也。心廣
体胖滿独之量也。
独即知而在知即意而在意即心而在心。
故謂獨即意也。亦可独体無人不有。根念
歸性曰誠。則為君子。隨動着情曰欺。則為
小人。故先儒謂之人鬼關。
十目節。緊承上節。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
畏。心一有動机。即有覺机。真妄皆知。便是
人之所共知。皆即在此自知之內。何等嚴
切。是以黙自檢點。而毫末無少欺也。惟慎

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

始見其嚴。非知嚴而始慎也。未節從自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誠之誠中形外。故君子必誠其意。而從毋自欺着力也。非慎獨。不能毋自欺也。明德之功。在于致知格物。論本体固一了有當。論功夫則無時可以歇手。故誠正修。自有誠正修之檢括。齊治平自有齊治平之規矱。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知也。故知至而誠正修齊治平一以貫之理也。然謂一格無庸再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修齊治平之虛而無統矣。故曰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

○心是空的。如何有所。凡喜怒哀樂。俱從身起。身有所而此心本然之体。失其初矣。故必物來順應。不着一分意思。外雖紛擾。而此心寂然。如風過樹。如月行空。依然喜

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亦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心矣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修也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

筆花山房

怒哀樂未發之中方纔是正。首節說心不正。先提个身字出來。而心字藏于不得其正內。次節說身不修。先提个心字出來。而身字藏于視而不見內。此最可觀身心相關會處。

獨即無所之心。忿懥等即有所之意。大學以慎獨言意者。恐人于正心之外求誠。必落于然後。而好惡雖反其真也。以有所言心者。恐人于誠意之外求正。必墮于頑空。而應用遺其体也。即正即誠。即誠即正。此一貫之學也。先後特據言其序耳。註云人所不知而己獨知。是意中之心也。四者皆心之用。人不能無。是心中之意也。意動而合性曰幾。動而著情曰念。相念入幾是意誠。相情歸性是心正。故念著于情為所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亦障空

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反○結○○○○○○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明之体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心為忿懥恐懼之心身為食色声臭之身矣又何以明明德于天下故正心者于此思心之所以為心不在我亦不離我不在物亦不離物不在物我之間亦不離物我之間如鏡之体原空隨照隨滅故能常照若有一物在鏡上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無在斯無不在常人之心有在斯有不在矣故未感而先空其体方感而又挕其情庶心常在而身可修矣

○兩節俱言身不修而家不齊在言外引諺是証身不修謂好惡之不知而辟者類如此也上章點一知字此章點數知字俱見致知工夫切于誠意正心修身物欲格而良知復則心與無極之真為一而無忿懥之所意與造物之体為一而無好惡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身修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修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為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

筆花山房

辟誠正合而修身之道盡矣
五者揭于誠正之後。非可以常情例觀。只
意根心体上害。〻帶此〻人我見。便情之所
之不能無。過明處。亦從上有所發根。知者
有所之反。以虛心照之。當休美惡。如宝通
影。如鑑數毛。此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
矣于好處求惡。〻處求美。便落有所矣。
或言敖情凶德不可有。夫哀矜慈德也。若
縱賊故出。亦為哀矜耶。公明者。殺人擊賊
正以成仁。執物者。惜身護子。皆為凶德。
己身惟慾難制。故修身以窒慾為先。人情
惟愛易溺。故齊家以親愛為先。
莫知子惡。也自身之惡。未能惡之如惡臭。
則自心先欺。安得不為子所欺。若父能正
心修身而無辟。則父子足法。況有惡而不
知乎。齊一身之好惡。可以齊一家之美惡。

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后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

而本於齊以一念之知。此篇反結口氣尤為喫緊。正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耳。上文不曾說齊家，故點明之。家者國之本，身又家之本也。章內孝弟慈仁讓，曰帥，曰藏，曰好，曰宜家人，宜兄弟，為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教來。而帥字尤是極緊要字眼。帥字又生出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為民作法之意，只是有諸己而明其明德也。恕者帥之神也。

君子修身以教家，而自然成教于國，所以然者，為教家之理，即所以教國者耳。孝弟慈只是一理，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非移孝作忠也。故緊承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即孝子悌弟；若心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非忠臣順弟大父母哉。可見

在齊其家（通結上文）詩云（三段咏歎）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蓼蕭篇）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曹風鳲鳩篇。忒，差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理一而心至順。無所勉強。故下挑出一机字。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亦師此耳。三名曰孝弟慈。二名曰仁讓。一字括曰仁。

机如箭鋒汎發。穿机破的。信手而發。應弦而倒。豈彼此相待而成哉。真心流通。此感彼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神妙之理。

民之從暴。豈人盡桀紂乎。如狂風掃葉。蠲水擾魚。上暴則下不安其性。而亂作矣。

有諸四句。君子存之於心如此。非真欲求諸人非諸人也。若欲求人非人。則露矣。何以曰所藏乎身。蓋君子求人非人之理。皆藏于己。故只求有諸己無諸己耳。求人非人。乃其所後。之字即後獲之意也。若為求人非人之故。而始求有諸己無諸己。則已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後國治也。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

惡 妙 妙 不說 好語

未必有未必無也所藏乎身安得恕也恕者人己之心一如也君子見得在己未嘗有善無惡與那百姓渾為一体天下人皆有方為己之有天下人皆無方為己之無到底不敢求人非人乃是將恕藏于吾身而慈祥豈弟之度自然感動民之良心所謂喻也喻者從之神也藏身以恕熟之便是仁体即堯舜之帥也隱然含下絜矩意三引詩詠嘆有餘不盡之意若由終而奏雅也學者當作水月鏡花模寫齊治相因影子不可粘皮帶骨

三詩皆是修身意而以誠求之一語直推本于誠意矣理原一貫至一境有一境之撿點則格致工夫又未嘗有歇手也

㊃平天下夫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妄為分析者皆非

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莫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

也天下之平在絜矩而絜矩只在民好〻之民惡〻之其要歸重于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謂之仁人慎德則實心愛民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即以義爲利天下之平最要于此蓋于民情好惡大關鍵處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當同民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慎德即是慎獨故曰慎獨可以行王道由君身上發出来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狹量無加損三民字不必說國之民通章言平天下事並未提起國来絜矩二字從所藏乎身之恕出之此道經理天下而不窮所謂一言終身可行者也此乃天地萬物一体之仁心惟仁者能用而用之于民不過同其好惡故將吾身画出個樣来見人責己常緩責人常急若拢

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

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狥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爲天下之大僇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

轉頭来便是道理流行

民之父母。所謂元后作民父母。我能生育萬民。而無愧于親民之責也。非說感應。此便含有不可不愼意在。愼字須具瞻来。謂當以十手十目之指。而嚴此萬衆之瞻也。謂即愼独也。非照下僇字論不可不愼也。先愼正承此言。謂新民本于明德。絜矩未行。先清好惡之原。故先愼此德也。明德乃平天下大根本。故絜點德者本也一句。明明德。乃大學第一義。故着愼字。又着一先字。見此點灵明。人的本心原無一毫人欲之私。繞萌人欲。便損灵明。必任己性拂人性。而驕泰以失之也。故古之欲明明德者。兢兢持此一心。守着灵明。方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託。決不可自封殖于己者。所以必忠信。必能愛悪人。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愼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敎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必同民好惡以得握治平之大本也民之好惡多端惟財貨是其最不可遠上之辟好惡亦多端惟聚歛是其最易溺故特言之本不與末較財不過末節耳意輕有德二字極重此中有絜矩公好惡意有平天下之責則人土財用皆所固有其曰有者只人民土字我能寧固之耳民之聚者不離散之謂也爭民施奪與後府庫財相睽謂君歛財于已是爭民之所有君爭民民亦奪君是上人以奪施之民也若民聚則財將焉往往亦爲君聚也觀聚散無常則財爲末節明矣言悖出如仰天而唾唾仍至面貨悖入如激水而上水仍歸下出尔反尔者也慎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提善字斷天命之得失以見不可不慎德之意遂承善字

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說士兒有國者決當三善人宜亡親用斷
斷休〻之君子。去妨賢病國之小人。斷為
能愛惡。而可為民之父母。否則拂人之性。
實必逮夫身矣。所謂辟則為天下僇者也。
故治平君子。誠有个大道在。不過同民好
惡而絜之則必以忠信也。大段雖有理財
用人。却不必零分碎裂。秦誓雖不是說理
財之人。然所以保子孫黎民處。亦有理財
在內。觀末節論小人可見矣。
君相之心。俱要游于虛。而不着于一物。君
心不虛則好惡有所着。何以平天下。相心
不虛則才能有所着。何以容天下。故曰斷
者絕也。斷絕其才識。而一無所有也。休者
羅也。休羅其情思。毫不起念以窒其衷也。
惟斷〻無他技。斷休〻如有容。實字根誠
意說來。盡歸于外者。名為容。而非實能容。

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迸猶逐也言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見賢而不

也能左右之曰以保與不保皆由此一个
臣致之也
休々之相度即空々之聖學人心有欲焉
滑休大臣所欲多雖休尤甚若文王之無
畔援歆羨此真休々無我視天下皆我矣
嫭若原以同民好惡為主故容賢利國之
臣保子孫黎民正民所同好者妬賢病國
之臣正民所同惡者惟仁人能度民心着
實則吾愛惡純小人所以安君子是同民
欲于天下後世矣故曰能愛人能惡人
仁人正君子慎德者也惟先慎德故有忠
信之实心也慎獨之後胸中不掛一私遇
奸即能决去而不至于過遇賢即能断用
而不流于慢只是一个公天下的意思故
不拂民如此而不仁之人知而不用不去
便是好惡不能同民拂人之性而菑必逮

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

大經濟

夫身辟則為僇。正謂此也。三節一連說。君子有大道。前云絜矩。後云生財。可見絜矩。方為大道。忠信。方能絜矩。絜矩以用人是同民好賢惡不肖之欲也。絜矩以生財是同民好利惡不利之欲也。堯舜帥天下以仁。亦以忠信之心。帥于用人理財而已。若驕泰之君。不能實存此心。只因撤不下一个利字。故又說仁者發身。以義為利見財之不必聚。而大道自可以生之也。惟慎德而后可以有財。惟散財而后可以聚民。惟行大道而后可以生財。惟不畜聚斂之臣。而后可以行生財之大道。此大學敘理財顛末。義實若貫珠也。

生財大道。自君子大道中抽出言之。謂絜矩以同民欲。欲與天下共生財。乃同民所欲之大道也。此中具見不外本內末之意。

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發猶起也仁者發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孟獻子曰畜馬

民自生之。而吾不聚歛以洪冗食。民自爲之。而吾不聚歛以洪冗用。是涵下面戒聚歛之害矣。夫橫征暴歛。巧取陰奪。則悖入者必悖出。即是而非恒足。惟財與天下共生。則民富而國亦富。所謂恒足也。

發財發身。謂仁者通天下爲一身也。四方四肢也。萬民心腹也。財者血脉榮衛也。若歛財于上。天下虛耗。便覺肢体枯渴痿痺。將身与財俱燼。是以身發財也。仁者能同好惡。戒封殖。元氣流貫。血脉調和。無有痿痺不仁之病。故曰以財發身。此句重看。未有節。是以財發身之效也。好義便知予之當然。而輸將之恐後。就是終事。

[illegible]旨以義言。重聚歛上去。蓋臣能聚[illegible]聚歛之禍。及于雞豚。傷殘之害。甚于[illegible]畜之。與其二句。甚言不可

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歛之臣。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忘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歛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

畜見仁人之用心如此非計其利害也以義爲利只是義之所安即爲利未以爲利之害照着君子之心只以義不可而不爲非計利之害而不爲也論義未始不利此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銷鑠其聚歛之心耳長国家者不少財用第小人欲媚其君借此以爲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小人即上娟嫉之人也觀宋熙豊之臣欲言利而将賢人一網打尽則娟嫉者正所以爲聚歛也善小人則不畜忠良而人主上下前後左右皆以所悪施之必至于争民施奪民散財出而所謂不善則失者失于此小人之手也唯仁人能爱能悪屏小人親善良同民好悪斯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願各遂天下不足平也

以義爲利也 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悪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

治平二章。用愈廣而理愈精。格物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此格致之功所為貫手始終者也。大學與中庸不同。乃經世之実用也。始于格物終于治平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啟婦真入聖之門上達庠而措之。遂開物成務之功耳矣。而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則尚未致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則尚未格也。非留此所以示人經世之學至此已盡也。今人解止至善曰无声無臭解格物曰。本来無一物。雖名耗于精微実未達宋儒之苦心。而因以遠于孔門之真脉也

也

大學卷之一終

中庸要旨

大學中庸二書。俱以慎獨為本。大學经世之實用故論止至善。至于没世不忘。中庸闡道之微言。故論達天德。至于無声無臭。大學專為用世者說。中庸兼為遯世者說。中之一字。起于唐虞。中者衷也。天之降衷継善成性。所謂天命也。率之為道。修之為教。聖人修道立教。只是戒惧慎独。全此率性以保天命。而究此中也。又曰和者。致力于已發不垂率性之用。以合此中也。全書曰中庸者。此中皆在人身。究竟不外喜怒哀樂之用。非有高遠隐怪之外求也。是喜怒哀樂。聖人至于塗人一也。人以是求中庸。亦何難能之有。蓋天下有真必有妄。之者真之賊也。故次章即指反中庸之小人以示人。而天下惟中人最多。日飲食于中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庸而不知是中庸也何也世衰道微非聖人过即安愚不肖之不及。嬉中庸所釋知舜守知回強知君子而去者不长庸故其素隱行怪半塗而廢皆不能庸者也必遯世不見知不悔之聖人斯能與中庸耳。是世之不能中庸由于中隱怪之毒。而所以受毒于隱怪者。以名根之未斷也。不知中庸之道。至費而非隱。至庸而不遠于人也。至素位不必僥倖。至迩卑未始不高遠也。至微而又極昭著者也。去論理而不言事。猶恐人不信。故舉舜之受命。文之無憂。武之纘緒。周之制禮。皆千古所驚駭不庸之事。而名之曰孝曰達見言。事皆歸于庸德也。又舉孔子对君道德九经而一一通之于誠見王道必本于天德也。此又以事明中庸也。故

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人惟在明以歸誠人以合天而反復言之或稱至誠或稱聖人。以天道領人道以人道歸天道。總以明天人之一。性敎之同。因推極于仲尼以立中庸之極。萬古一人而已必至是為業之極。至聖可配天已。必至是為德之極。至誠達天德也。於下本体上不加毫末。是乃所以為中庸也。未遂示人下手工夫當從事于闇不當從事于的由微而顯復即顯而微業至于篤恭而天下平德至于无声无臭。反之天命之始。而物不外喜怒哀樂之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倘有一毫的太之意則必落隱怪之窠臼而其流且為无忌憚之小人矣可不慎哉羅近溪曰。凡讀中庸須要句句貫着中庸二字方有着落此最得旨。蓋性命道教中和之名。皆古有之。而不知合許多精义領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

許多條目数于思一切從人身中性情發之以為性非雕刻之物天命便是性也道非遠人之物率性便是道也教非強世之物修道便是教也中和非聖人之絶德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發之中節便是和也贊言費中之隱極平極常分明付行怪者發藥也大説平常便有不及之處故篇中引舜武諸人皆是驚天動地事業却于未發之体合下自是如此一毫不逞精采故曰中庸庸者因世立教之言非与中对也邵堯夫詩云唐虞揖遜三杯酒湯武征誅一局棋可以得中庸之义矣

通篇喫緊在于明善誠身乃戒懼慎独以修道之功也修道与哀公章同教字亦与明誠之教同蓋五達道之人倫日用皆是率性而行篇中子臣弟友和妻子順父母

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

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喜怒哀樂之中節也。君子于性道。不論寂感。寂寂保持于不睹不聞處。必令在我之性。常如其在天。于隱微独知處。必使所率之用。常如其所性。此即是道之模範準式。所謂自明而誠謂之教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即未之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分明未發之中境界。而隱微慎独。即未之潛伏內省。分明自心之將發處檢點。以求其中節也。程子曰。此兩條若皆為謹独事。則持守之功。無所施于平常。而專在發動間矣。信乎不睹不聞。性体之渾涵。隱微独知。天性之靈覺。渾涵處不戒懼。何以養未發之真。覺發處不能慎將真体以發而累矣。故從不睹不聞上會本体。真見莫顯上審真机。二者相須用功。而道之不可須臾離見矣。況神童不見不聞。

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易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即是此旨。此理在天命流行陰陽闔闢之妙。不可見聞。此天命在人。性体即陰陽之撰。又何所睹聞也。鬼神不見不聞。承之以齋明。性体不睹不聞。疑之以戒惧。盡是以人合天之功也。玩本文其所二字。則當從本体論明矣。然本体上着不得甚工夫。戒惧云者。只提醒此性体。時時覺天命之灵光不昧耳。所謂工夫不離本体。本体不離工夫者也。至于莫見莫顯。則念慮初萌。去湛靜未久。無有染蔽。或動于天。或動以人。自覺毫不可欺。是独知之地。真知十手十目指視者。何顯見也。慎独者遏欲存理也。即大學之戒欺求慊也。蔽于欲便為欺。醒于理便為慊。此正于初發時。求中節之工夫也。君子戒惧。則于心体毫無偏倚。而以中含和。為天下之大本。慎独則于發必中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

節。而以和合中。為天下之達道。首言性道自本体着人身上論。中和者。自人用功後合道之本体論也。非是以性情明道不可離也。大本為達道之本。達道從大本達來。何也。戒惧于未發。則性体渾全。使涵天地所以化育萬物之原。所以為本之大也。慎獨以求發之中節。則率性達順。就有可通于天地萬物之机。所以為道之達也。從率性上達來。以之經綸天地。曲成民物。無非中節之和。充備宇宙之間。何天地萬物之不位且育也。下之參賛天地。高厚悠久。經綸知化等事。皆聖神实地工夫。实地作用。而宋儒謂為吾心位育。皆未竟言和之用也。須知位育必在中節之和上運用得來。而中乃其本也。致中和者。惟致此中。以擴為和之用也。中無可致。二和乃所以致中

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

也。本中以達和。正是由天命之性以顯率性之道。而主修道之教也。下文天之道。知天之天。達天之天。配天之天。合天之天。以至自成誠者。皆指性言也。人之道。聖人之道。君子之道。至誠之道。以至自道。皆指道言也。曰擇守。曰明強。修身致曲問學等語。皆指修道言也。舜之大智。回之服膺。君子之強。是推究中和之境界也。舜文周孔諸人。是粧點中節之規模也。九經三重。至誠至聖。是安排位育之事功也。總之以性為宗。以誠為要。以戒懼慎獨為工夫。以盡人合天為究竟。直指本來。闡示蘊奥。所謂孔門傳授心法。即經世而能出世者也。學者于此玩索而有得焉。終日下學。終上上達。即在塵凡生死場中。而隱然不逐凡流。雖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亦可幾及也。故曰中

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擧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而豈真不可能哉。修之直到致中和地位。方是完此性体。無作為之功用便是修。不惟衆人修。即聖人亦有修。堯舜之兢業。湯之日新。文之臨保。皆是戒懼一脉。但分量不同耳。一落于人。便不能無修。一落于修。便只可言教。戒懼二條。正修道下手工夫也。工夫只是時時不放。遏人欲以存天理。把來作一個課程生死不離。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子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人以是求中庸。則思過半矣。

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四書代言中庸二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漢父　校
長洲　陳允吉　升甫父　閱

天命之謂性。一句了却一部中庸。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則性不已。性不已。則率之為道亦不已。而無須臾之可離者也。這体段原常是渾渾淪淪而中。亦常是順順暢暢而和。所謂人性皆善。愚夫愚婦可與知能者也。只不能用戒懼慎獨工夫。性看于情。便喜怒哀樂或至拂性違和而究及其身矣。若時時畏天命。不過其則。則喜怒哀樂一團和氣。天地自我位。萬物自我育矣。人情只在極平易處。功化却到極神聖處也。故論道只是天命率性。論工夫只是究天命之性。究率性之道。論究竟亦只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集註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

是了率性之道。以還天命之性。
此章為道而發。其要使人慎獨。前推道所從來。見不可不慎之由。後說道所由達。見能慎之效。
道之不明。由于不識性字。當時異端認性作心。不知本原于天。子思劈頭指點根源出來。曰天命。見不出于人。若從天而下。如月落萬川。不分而徧。故曰。天之所與。非天付而我受也。天下之人。同此天命。聖人盡己性。便能盡人物之性。只為這个源頭同耳。先正云。儒教本天。釋氏本心。真知天命之性者也。
率有依性而出之意。若就事体上周旋。是率事。若在人情上打點。是率物。若看氣質上思量。是率情。此是論理。不着人說。工夫須在修字內。此性原萬物皆備。感應皆通。

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人于日用間任他本来流行。便是日用當行之道。則隱羞恶自然而然。若天啟之。率性即是任天。謂從大本溢出。有道之名也。太極初落入身。渾身俱是中。和之氣。故率之為道。若稍知識萌生。便轉出氣習來。而離于率矣。故又有盡性致曲之說。率者自天命中和處率之。盡者自人物性不中和處盡之也。

修道不分人己。修己之道。正是修人物之道。身之所獲。即是準繩。非修道外别有道以治人而為教也。自明誠謂之教。乃自家詩脚。戒慎恐懼。即所為修道也。

道自不可離。說得太現成。人決不可離。說得太安排。須知此道命于天。率于性。乃人心一點真念。頓覺有惺惺過不去的所在。而戒慎之功。自有不能已者矣。試想此念

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觀恐懼乎其所不聞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

頭從何而來。便識不可離之本体。是故二字。緊承上說來。戒不睹。懼不聞。慎其獨。正一念惺惺。過不去。是以絲毫不得怠忽也。不睹不聞。吾心自有睹聞。即衆睹聞內。吾心却有不睹不聞。未見形而見心未聞响而聞心。是吾心之睹聞也。形声接而吾心未嘗少動。是睹聞中之不睹不聞也。戒俱者。固于不睹聞的睹聞。尤于睹聞中不睹聞見。天于天。又見天于人也。故天命常若可離。而率性即是天命。

天之所命。本無声臭。本体原是不睹不聞的。点原是戒慎恐懼的。默默檢點。此聖門第一路工夫。不會于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故曰。工夫即是本体。本体即是工夫。隱微之云顯見。謂自家心裏顯見也。覺此中毫髮皆洞。不容欺蔽。獨睹有真睹。而不

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

與所睹者對獨聞有真聞而不與所聞者對此乃率性之所將行而天命之灵光所流露處也中和關頭正在于此故必于此關頭擇之精守之一也君子所以慎也然獨亦不惟未動有即勢動時亦有即上睹之不睹聞之不聞也而節是動静合一工夫亦不得動静亦不得至静將動也性体何物喜怒哀楽未發之心体是也道何如率喜怒哀樂中其節者是也故未發之中是性發之中節是率其性中和二字亦強名使人下手用功耳天下許多道理都包涵于中間天命所行可以無所不達是為達道之本故曰大本天下許多人情原自和暢本于天命無不可以共由是從大本而達故曰達道中之醞釀即以含和和之所中皆是運中人試思未

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静之殊然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

發境界猶如赤子。滿腔是天地萬物。赤子不知也。清夜滿腔是天地萬物。清夜亦不知也。成人依然赤子。平旦兀然清夜。則是不須臾離矣。則無須臾不見天地萬物。特在致之耳。推致此中。以為中節之和。自然太和達于兩間而位育也。戒懼慎獨。有而執而無兩念。則慎獨以求發之中節。何莫非戒懼以完未發之中也。

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也。喜之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故感無二時。体用無二界。中節乃未發之流貫耳。故陽明曰。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未發則涵天地萬物。而植根于不睹不聞之中。中節則推喜怒哀樂。而共中于天地萬物之大。自是天地位。萬物育也。謂節宣天地。調劑萬物。不外此中和也。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爲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

慎獨所以致中致中斯以致和無兩項工夫也此句亦輕頓在天地萬物上只是言聖神功化之極亦率天命之性而已中者無体之礼和者無声之樂礼樂是以釀和消戾故曰礼樂之功用不讓鬼神○中庸全在君子身上故曰君子中庸非謂君子合中庸也二字不平中即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聖人亦從不得半分精采小人純是情識用事與未發者相反故曰反中庸君子只是一个戒惧做到底是須臾不離此中也而隨時處中則發之中其節也小人無忌憚只是不知戒惧而已而所發者自是拂戾此只就時字見須臾不離意以嚴吾儒異端學脉不當主功業論肯揭君子時中之學便可通于天地萬物

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變和言庸者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

所謂闇而不得不章也。后叙君子中庸處
獨多。皆從此去。自可以破小人之反。
夫子反復作。庸獨見其妙。故突地贊此一
語。轉眼當世。不勝慷慨。故曰民鮮能久矣
天命之性。不睹不聞人心具有天載。故曰
至人奈何於此外求其至也。不知戒惧而
驚高遠。是以鮮能。下文及其至。ゝ誠。至聖。
至德。至道。至矣。數至字。皆此至也。所云鮮
能知味。不能守。不可能。有所不能。學之弗
能。皆此鮮能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等字。又
以至字貫入能字。俱此章說去也。
此指鮮能之故。亦指可能之故也。天命之
性本一。而氣習有賢智愚不肖之殊。奈何
不率良知良能之性。而着意見以求道也。
不明故不行。不行益不明。病源只在不察。
故就上咨嗟慨嘆。見人人在道之中却又

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禀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乎由不明故不行

人人在道外也。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日用不知。是當面蹉過也。揭一味字。乃醒人當味于道中也。謂飲食諭道。飲食即道。飲食貼道。味貼中者俱非

○知行合一。道不行只是信不真。々信到穿衣喫飯頭々是道。至平常無奇特也。是人自不行耳。其字夫字。大有感慨。

○舜豈借天下。以成舜。回豈擇天下。以成回。蓋具心視吾心非內。天下非外。吾心未發為大本。發處為達道。天下皆吾心之中也。執兩端者。執吾心以用天下也。得一善者。得天下于吾心也

舜心純。是虛体。一生受用。只是舍己從人好問察者。從性中流出。真見道不遠人也。隱惡揚善者。聖心純粹。纖翳不留。惡遇之而便化。善遇之而自入。用之即是揚之也。

右第五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執兩用中者。欛柄在手。唯吾操縱提得起放得下。即兩即中。隨執隨用。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如真丹在手。點鉄成金。孟子曰沛然若決江河。正擬其執兩用中之神也。執兩端如執矢。因彼而執。不自執也。用中如發矢。因彼而發。不自發也。兩豈真有兩端可名言哉

凡物非一不神。非兩不化。以一求一則一墮于兩。以兩觀一。兩其兩而一呈矣。

其斯以爲舜云這个纔是舜。非謂其大知也

○擇中不能守。全在予知二字是病根。舜惟不自以爲知。故爲大智。一任意見。即是知之未至。爲隱怪所引而去。又烏能守。必本于知。如知水火之不可蹈。則決不蹈。行處處是知。如秉燭夜行。行處便明。此處。此章最好驗知行合一之理。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避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

○中庸原是心体。心体原是戒慎恐惧的。識得此心。此便戒惧之不能自已。而須臾不離也。功夫在擇而不在服膺也。若說得呆板。則是塊然一物于胸中矣。何以為顏子。善。即是中。中庸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服膺弗失時時不失此性真耳。擇只是就庸德庸言。中体認个中庸出來。如博求礼于視聽言動。亦是擇約視聽言動以復于礼。便是得一善。而拳拳服膺者。正須臾不離道也顏子之心屢空。故能反博歸約。能擇之。即能守之一。歸仁。三月不違者也。

○中庸之道。率性而已。性豈離棄之物哉賢智之一。騖乎隱怪。而乃見中庸之不可能矣。此夫子列天下之至難者。以反譏之若曰。三者皆人所駭以為不可能者。然都是做得的。而平平常常之理。反不可能也。

服膺而弗失之矣。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此等語氣極宜。細心体。認下云唯聖者能之。正謂中庸之可能也。惟小人不知戒慎違其賢智而過于中。然智如舜。賢如回。亦只是執中擇中。而君子之強。亦是保此中和。堅定不移。則信乎隱怪者失之。半途者廢之。惟聖人依之。不越庸常。而得庸常之休也。此所以為時中。而立修道之教也。

()人心休。只有个。中和中和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即便是不変塞。至死不変處。夫子語雖四平。而実重中和二字。総是君子而時中。

和是自然中節。安得流。中是自然四虎。安得倚。不流不倚。則無往而不可。人見為有道無道。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境界也。人見。為不変塞。至死。不変。君子。視之。一喜怒。哀樂之中。節也。亦人見為。不流不。倚。君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illegible]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

子。惟率其性而非有心于不流不倚也此
其定力為何如若四矯字似對南北言謂
其矯然出于風塵之表也強在矯上只是
贊嘆之詞時說用矯以強易流易倚易變
之私。終是着相。
易曰雷雨之動滿盈。水在雷上雨意塞于
天地之間雨一作則塞意亡矣君子經綸
取象于此若真精一點漏洩則塞意亡矣
故功業弥天壤而于本來心体毫無參洩
方是不変若終身窮則終身守此心体矣
此便訣後不顧不求不驕不倍見與又容
等字之義
○夫子深見不能中庸者皆起于不庸素
隱行怪者倡其風遵道者除中其病總為
名心太盛耳使不有所引何以有所廢故
直說到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許其能而

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

倚偏着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
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
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
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
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
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素隱
行恠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
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
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
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

名根一絲未斷不可謂依中庸也民鮮能
之骨髓都拔出矣
隱顯同源一有索隱之心眼前之失多矣
庸德極為平易誰則不庸矣設必要做一
種奇特以徼名故名亦歸之遵道已在路
上了但知童子之遵嚴師原無浹洽故廢
中庸之理至平至实有一毫與世不相合
便非中庸惟與世無一毫不相合而世莫
我知便被悪名埋沒一世亦無幾微憤恨
此乃依中庸之真也若認作懸崖撒手更
不領入則是禅學非聖學矣
依中庸只是于不睹不聞完天命至隱至
微率性体也世皆鮮能知味者又豈知君
子依中庸乎君子修道世自與之相遠如
天山之兩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遯非隱
也人不我知心可自知又何悔焉斉之飯一

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

䅵如草可以終身回之簞瓢其樂不改皆無悔意也聖人自無悔非自貴于知希也中庸環于隱恠又誑人以厭常喜新而賢智愚不肖皆鮮能矣故獨揭出惟聖者能之者字正照智者等字說無定屬之名亦在人為之耳人能依中庸便是聖者矣又何讓哉則中庸何不可能也

○中不離庸故費庸即是中故隱六經中有如此字奇特者乎是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處滿眼乾坤如百万富翁日用奢費浩蕩無涯方說出這个字而善學者從費字以求隱則富翁百萬宝藏一時見矣至章而鳶魚寂然至变而纖毫不動非費外別有不見不聞者以為隱也

天地間皆道之察舉夫婦聖人而人盡矣舉鳶魚而物盡矣舉知能而事業盡矣舉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夫婦之愚可**道理極**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实文字極玄**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

詩云鳶飛戾天

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

四節血脉貫通

智愚賢不肖而品盡矣是天地間皆道之察也何其費也然曰有不知有不能有所憾莫能載莫能破則是隱的意思隱則無端可窺而露于與知與能故曰造端人能盡夫婦之道則天地間何處不可求其至又奚為以聖人不知不能為至而于隱處求之也故曰道不遠人

天下之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皆夫婦也五達道乃庸德庸言那个夫婦不可與知能行及其至也亦是與知與能之良大段着力不得處非聖人不能盡道不可知不可能即道也人之憾天地者趣于賢智之徒憾夫婦之愚不肖憾聖人之不知不能也乃索于隱而求天地之上更有至道不知率性之謂道道固察乎天地者也

鬼物有二故可載可破載與所載破與所

破皆道也不可言二即一亦強名因語而有大小道無大小也安得載之破之者正是聖人不知不能處而又何必語之也語之便為索隱矣惟就鳶魚言之言其上下察也非言其上下隱也鳶魚上下與夫婦知能同一昭察之机無心率性所以為道之妙也上下之察全在人心之察會之此君子所以戒慎而靜觀天地萬物之外也察天地者道之至也造端者夫婦之與知與能即聖人之不知不能日用中自有聖人天地也端即至也更何斷次之有此正收拾到実用功處謂從此端倪究竟本体便與天地無心之化相為昭察舍此為端即是異端舍此不至終身不至夫婦日游于費而不知其至則亦終身愚不肖而已故隱而隱者異端費而費者夫婦君子之

道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

道費而隱孟子深明此意而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乃上鳶魚室中夫婦眼前天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豈可舍端更求至哉○以人名道最為真切喫緊須臾離之不得者也世人不以夫婦之愚能為人子臣弟友者即是道乃別求遠人以為道是不認其人能為其道乎當知人之分量當下滿足疾痛痾痒無不相關爾我形骸無不相貫可以自治可以治人可以我施可以彼受言之為庸言行之為庸德愚夫婦日用而不知聖人終身由而不盡極之參贊化育亦不過君子之能事耳何處為藩籬何處認血肉大道之行如揭中天而道真不遠人矣人奈何遠人以為道哉率性之謂道有人此有性有性此有道謂道具于人與道不遠于人者皆非也

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也人治人正不遠人為道也我原有人道在便當以人道修治之改着得其所以為人也止者止于所當止之道也只主自治說下文忠恕正以人治人之事忠恕違道不遠正是道不遠人道具足于人心天地萬物皆吾一体只在人之一念真心運用耳故願恊于人人始為一体之真不願勿施則心之盡而推者便有流通之初便是違道蓋人己滞迹也而以願流貫其間滞迹莫非真神施受人情也而能使人己相通人情即是天理此忠恕之違道不遠修己者必本是心處于弟臣友之間而凡所施必求欲之各協則盡君子之道而忠恕一貫矣

曾子謂忠恕一貫者以盡己推己之心可以化形骸之私也孟子謂強恕求仁者以

慥慥爾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萬物皆備之我俱于能近取譬會也則忠恕之心何莫非戒慎以求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所施皆協其願藹然中和位育矣聖人真見庸行之難盡故以求人者求己正道不遠人而以人治人也人每忽其庸而敢于怠肆故必不敢不勉不敢盡方是行且謹也不敢即戒慎恐懼心神常惺自然言行相顧顧其行惟恐不符顧其言惟恐不逮愈行愈見不足愈謹愈見有餘而不敢字顧字之真精神也俱自用功說慥慥求之庸德庸言求謂君子言行如此何不庸庸常常實以造道也而何有索隱行怪為道遠人也哉此夫子一點忠恕之心運行乎人倫日用之道君子時中者也○通章只素位而行一句不願特反承語耳得力處只在正己正己只在反求正己

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此言不怨乎其外也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故不求。不求故自得。若不言正己。而說道遠閒曠。則孔孟與老莊何異。人歷一位。自有一位當盡之事。若無絲毫不盡。則方寸之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語人者。此之謂自得。知此意。則憂勤惕厲。坦蕩自得一也

君子所居之位。只上下二處。莫說逆途。雜富貴充雜。如舜文武周公。是素富貴。行富貴者也。夔援即是頗外。而非素矣。便是求人。不免于慾。又何自得。易即素位。居易即素位而行也。俟命不在居易之外。引語以君子為主。君子正己無求。無有似之者。唯射為有似耳。似處以心言。君子正己之功。愈反求愈精密。終身不盡。上文庸德庸言之求能。戒懼慎獨之求盡其性是也。

○君子之道。不外人倫。日用。便可經綸參。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

賛位育必本乎夫婦之知能故取辟乎高卑遠邇也非謂道有高卑遠邇也妻子和兄弟翕父母順此便有中節中和氣象即有天地位萬物育氣象正如邇之未始非遠卑之未始不高行千里登絶頂皆始乎足下也道寓諸庸而不遠人奈何外夫婦之知能而索隱行恠為也

○鬼神即是天地乾闢坤闔暑往寒來日升月沉草木榮悴血氣死生皆陰陽屈伸自然之運但其旋轉變化神奇錯愕似有物焉以主之故狀之曰鬼神之為德為德內含有誠意誠者天地間之真精也鬼神体物皆陰陽真精之所為至微而實至顯也人心亦鬼神所体之物人心之靈又有以体天下之物故秉真精於祭祀覺不見不聞中洋洋如在皆若此至微而至顯也

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

首節賛其德之盛。中三節。言氣即是言誠論体物之妙。以見其盛。末句點明為德也。視不見三句。合看。方見其德之盛。無物而無体物。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自始至終無一刻離。若鬼神在物中做骨子一般。故曰体物不可遺。真是滿眼天地間盡是鬼神。驗之祭祀。而鬼神体祭祀也。驗之承祭祀。而鬼神体人也。使者。人心精誠自不容已。此便是陰陽靈氣蒸動人心齊明盛服。人心上已有鬼神。如在矣。在乃心在。如乃心如。使乃心使。此正体物之不遺也。引詩合三句見其不可遺為体物之妙也。上三節皆微而顯。而不可揜處。末乃指出誠来。咏嘆之。乃直斷語。非推原語。誠與鬼神非有二也。猶鬼神体物非有二也。中庸此處。方說出誠字。急着眼。

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大雅抑之篇格来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

一部中庸只是个誠只是个庸而乃論誠于鬼神不談玄乎非也鬼神之盛不外人心人心之德即是天命齊明人心之戒慎体物不遺人心之須臾不可離也不外日用之常即是天地之察正愚夫婦可與知能者微之顯何如也夫子深賛其顯也鬼神一中庸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孝者庸德也常人可以自尽聖人則無不尽也率家庭之和氣則父母順而孝非不足萃天地之和氣則父母尊而孝非有餘故舜所以大孝者只在德為聖人一句其餘諸福是舜遇之隆却都是德中該有的受用必然而非或然者

宗廟享二句是大孝德為一句是所以大孝下文祭武周曰欽其所尊愛其所親亦在饗保上論但武周是継前人之志事故

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極庸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

曰達舜是盖前人之德以成光前裕後之烈全是大德格天故曰大自開闢來處人倫之變而立人倫之極舜爲孝之始也生物節發明必得之理重生物邊天以生物爲心然和氣流行常與物之美者相湊是因其可厚而厚之也因字最妙受命是受保佑之命非指定爲天子也必受者不必于命而必于受命也故大德以下四節俱是論理至末方補出舜見有大德者何人不可爲舜也君子反求諸已無一毫取必于天之心然修德既至則天命在我○文王之時宜無憂而無憂便是文王之庸武王之時宜征誅而征誅便是武王之庸周公之時宜制作而制作便是周公之庸稍遠時即有過不及而非君子時中無憂固是順時然惟文王能盡道所以無

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

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先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愚曰惟者見惟文王能之而他人不與也纘緒是承文王謀來成德是承武王謀來而征誅制作非纘緒成德事也文王見子能述父業是矣非須其取天下也然取商在十三年之後武王年逾八十乃不得已而爲者无傳厥考之心所以爲善述文成文之德武成武之德而子不肖父弟不肖兄周公之德未成也德者得也周公自得其德而肖其父兄萃三聖于一堂衍道統于萬世故曰成文武之德也武王化家爲国周公以相代君不能如文王之無憂然處變不失其常正君子之中庸不遠人爲道也

曰一戎衣見非冠冕之謀曰有天下見非世革之承曰身不失見必猶有歎而名非必得也不曰德爲聖人則專就業上論矣

然為順天應人之舉。所以顯名如故。而尊富饗保之隆福。成其善繼善述之達孝也。斯礼。指上祀之礼。達諸侯大夫等。本文武孝治天下之心。使人皆得因祿以伸子情。也。槩意輕。六礼因論祭礼而及也。○武周之孝。重一達字。乃是通達不拘。志事而善于繼述。正通達不拘也。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制作。不悖于先王。正是茲。皆中節處。正是天下之達道。而於治國易、也。夫孝者節是訓達字。不專指武周也。繼述二字不平。事多難通。志可曲体。故必曲体其志。斯能旁通其事。故曰善也。下文所制一礼。所寓之義。及礼樂等事。皆是事之述處。皆体先人尊親之志。以行其愛敬也。修祖廟句為主。下三句皆祖廟中所修事也。宗庙之礼句為主。下四句皆宗庙之礼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

四書代言

也重在祭祖考上。特其中寓逮下之義耳。
踐其位句另說。武周履王者之位。行此礼
奏此樂。以報愛先王之所尊親。此真不死
亡真親。善于継述。而為孝之至也。
孝子享親。與仁人享帝。原是一道。而天下
亦是。先王以孝治者。故又舉郊社之礼。宗
廟之礼見君天下之大経制。大典章。即是
治國之道。試一朗之。而治國如示諸掌也。
此著。礼之関于治。見大。展先王之志事者。
在此。而非謂意義之精也。
中庸專為隱恠對症之藥。如常之解。而君
武之臣而君。周之相而君。豈非守内推事。
然聖人未嘗避忌不為。則知道本無恠。尽
寓諸庸。子思將聖人這幾件奇事。都作孝
論。依然家庭日用之倫。初無非常可異之
事。致之而塞乎天地。専之而横乎四海。莫

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

非孝也中庸之旨深切著明矣
○通章只是盡人道故首揭其人存繼之曰人道敏政中云人之道也末云果能此道此是章中大脉人道在于修身故曰修身以道修身道立修身又在一誠而个所以行之者一埋伏誠字之意後乃指出誠身有道然誠身之道原于天前云不可不知天後云天之道也皆究道之原也然却責于人身乃是天下達道々倫于身而行于德之誠々身之道必得于擇善固執故近智近仁近勇之功不可不信功倍則明強而身無不修人道盡而人存矣文武之政所以敏也有天德而王道自舉矣
自費隱至鬼神以理明中庸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自大孝至問政以事明中庸而結之曰明善誠身見無理無事不本于誠

亡爲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禘天子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指諸掌言易見也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方版也策簡也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也誠非聖人不能有而亦非愚夫愚婦所無。此之謂中庸也。子思纂輯聖言成書。其周旋回顧自可想見。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亡則亡耳。故緊著仁者人也一句。謂能如文武之君臣。便是文武復生。豈不是存。道字須上存字。自君心植立論。擬之地道。如土膏漚蓄一般。文武行政。皆由此心生理運用。生理一充。生机即起。而流行莫過矣。如蒲盧一着于地自生也。道率乎性。五倫皆中節之和。故曰達道。人倫皆切乎身。非道何以修身。修道在於實心。非仁何以修道。以道是件件納于軌物。以仁是軌物一段真精。身仁道三字分不得。修身則有以為取人之本。而政可為矣。修道以仁。仁是人之靈覺處。人是仁之運

息猶滅也有其人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修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動處。本仁以成人。即人便是仁。而道在其中矣。然人之從來。乃最切之仁。不得乎親不可為人。故曰親親為大。有仁必有義。義者心之裁度。萬感而制其宜。輔仁乃最宜者。故曰尊賢為大。親親尊賢。即天下之達道。由親親而殺之。恩數不同。兄弟夫婦以及諸父昆弟。皆殺也。由尊賢而等之。禮貌不一。君臣朋友。以及大臣群臣諸侯之懷皆等也。此非私意安排。乃天理所生成者等殺即禮。非禮為之等殺也。是等殺乃禮所發生處。須玩一所字。下文非禮勿動。正範身于等殺之中。而精密極于戒懼克己復禮。以親親尊賢。方是修道之仁。取人以身。故先修身。而修道之仁以親親為大。故不可以不事親。順親在盡誠身之人道。苟不知為人之理。則不識仁之切近。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

精實何以事親此事親不可不知人也然
人道本于天苟不知天所以生人之理則
何以得為人之理此知人不可不知天也
知人謂深明率性之道知天謂黙契天命
之性然天人一理也知天即在知人中也
舊以知人領尊賢知天領等殺非是
以仁修道即以達德行達道而必原于知
天下所以行之者一意思天下未有不誠
可言仁者而又兼言知勇知照擇善學問
等事勇照篤行百倍等事也総之求仁以
誠身也智仁勇即具五倫上達道之行處
見知仁勇非另有三德以行道三德皆人
一以所達用心行即是道行故曰行之者
一正率性之謂道也
有君臣必有所以為君臣者可見人外无
道而朋友一倫似淡然不相關係故番一

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交字尊賢正從交處推來。達道人所與知與能。達德人所同得。而不無氣質清濁厚薄之殊。然要之皆是有達德以行達道。故知之成功之一也。聖人名非生下來便知。只是一毫人力不與任天而動。不煩揣摩造作。這就是生知安行學利是湯武反之之事困者欝而不通之謂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故須用困的工夫。困則必勉。知之成功一者。聖人之心與常人一般。如一顆明珠。聖人不曾落埃塵中不須洗擢自然光瑩。通常人氣拘物蔽理沒其本明本体必須着力洗浄方可復明始異終同。如此帰重困勉一邊夫子恐哀公之自阻故以誘掖之也行達道上理會有得曰學曰知。体驗無私曰行曰仁愧耻奮敫曰恥曰勇好學之心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狥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

即智力行之心即仁知耻之心即勇是何等切近非好學力行知耻然後進乎智仁勇亦非先求知仁勇然後去行達道也曰好曰力曰知此心之專一不雜即誠也所謂行之一者以此須知智勇總是行仁下文博學等事皆力行乎仁以修達道知三者便有得于仁知勇修道以修身而以身取人以人立政俱一時都到數个知字共一个知性中大贊一了百當也數个所以字只一个所以吾以達德行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即吾身行于天下國家處豈不足以治天下國家天下國家同此達德達道可以修身即可以修億兆之身明德自是新民合之明明德于天下也九經首修身而曰尊曰親曰敬曰体曰子曰来曰懷皆有藹然惻怛之意是聯屬天

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爲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

下以成其身分明一体氣象。九經総是三件三件歸併一件。敬体本尊賢柔子来柔懷本親々来而尊親之本在于修身。修身以道。故曰修身則道立。有修而後有立也。道立者尽敏政之人道。不惑而下皆人道敏政也。不惑是治天下國家之理有所講明。不眩是宰天下國家之務不致撓乱也。百工器用皆謂之財。皆資于用。足者物力足于日用也。遠人歸者願立朝耕野蔵市出塗也。畏者天下之心合而朝廷之勢尊也。不可用註中效字。必修身則道可立。非修身道不可立于己也。以道治身曰修。以身体道曰行。修之行之而道直〻于己曰立。呼常用許多工夫。曰前立〻明潔心体上戒惧工夫也。即是心持。齋体之礼。盛服則動容球中乎礼。而非礼

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工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勿動正是學一身範于天秩天叙之内。礼復斯能道立。而所云知天知人。人德行道。擇善固執。學問思辨。皆所以容此察明之心体耳。此時工夫。時時如承大祭之誠。則身何不修也。與上鬼神章一意也。要看幾个所以字。是我以此去修之勸之。非身自修。人自勸也。全是自盡工夫。九經雖不同。然行處只這點精神運用。如弄傀儡者。悲懽離合。種種各別。然提線索首只是一个。人更無二法。與上節總要玩所以行之四字。此是孔門一貫之傳。即是虞廷精一之旨。更是爲物不二之精。凡事所該甚廣。豫即是豫。立乎誠。天下豈有不豫之誠哉。前定非先時科理凡事也。凡事在外而理在心。先明乎理而養之未發。客感不形。此心惟有真宰。萬變不摇。謂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歛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

之前定即是豫也。朱子曰。道前定一句。連上三句包在裏面。是有个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處置得上面五達道。下文獲上信友等云。有道。如要于誠身可見道當前定于身也。道原于天。其後來原自不窮。在人之盡人道以誠身。而合天道。至于果能此道。則前定有實功。而身脩道立。人存政舉。凡事何窮之有。

道一而已。獲上治民信友順親。皆此達道。而總屬于身。但逆言文勢。知此耳。悅親即親親也。信友即尊賢也。明善即致知以知天知人也。明善是誠身工夫。即所以修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明得吾身原頭之善。便渾然與物同体。而身非血肉之軀矣。明善既豫。身無不誠。一了百當。順親信友

諸侯也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同禮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獲上治民舉而措之無餘蘊矣。百行以孝為先，故言順親；萬化以身為本，故言誠身。誠身者只戒慎不離道乎須臾耳。明善者常握此良知也。知至意誠，自然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發皆中節，而達道行，中和致，位育臻也。蓋人性迷失自家本來面目，所以離真逐妄。若當下識得本心性真，自然流露，任真而出，信心而性，不假一毫思維勉強。一念如此，便是一念聖人；一日如此，便是一日聖人。擇善者，求明也。時時保守求明之心，便是固執。擇執總是明善。知之深，則行之必至。如飢不食烏喙，不蹈水火，其知真也。擇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安得謂之知，又安得謂之明善以誠身也。此等工夫，譬如千金藏于櫃中，偶然忘了，向外馳求，及至得時，依然在櫃中取出。

疚。道前定則不窮。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

非外得與外求也。至善在心，何事外求。誠者天之道，是就人身指出本原，不曾彫琢者言。但理附于氣，不免為形氣所襍，故有待于善反以復其初。此正應上不可不知天知人意。蓋知得此是天所賦畀的，乃人所當為者，則明善誠身，烏容已也。赤子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此天之誠也，即不思不勉之真体也。聖人不煩思勉而從容中道，純然赤子之初，故為天道。人人皆由赤子來，則人人具聖人之心。擇善固執，乃思以思原頭之不思，勉以勉原頭之不勉也。是求合乎赤子，非求合乎聖人。盡人道即是還天道，所謂知之成功一也。本來之善間于物欲，故須用學問思辨以擇之。此即在日用行事上擇善而行，了然行之不篤，必竟非真明善，故學必博，問必

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眞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眞實無妄而欲其眞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眞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爲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

審思必慎。辨必明。皆欵篤不放過也。五者分不得先後。思之微處。即是明辨。〻之謹處。就是慎思。〻辨精處。就是審問。〻思辨不遺處。就是博學。而四者篤實不放空處就是篤行。篤行之隨處隨念眞力就是學問思辨也。五之字。指誠之者。之字皆在達道上用功。此所謂擇善固執。明善誠身也。君子之學。有不必學。不可學者。故曰有弗學。弗能弗措必求其能。百倍其功。義不得功夫。曾不得懶惰。必要其成而後已。此困勉之事。何等喫苦為衆公開大路也。人必原明且强。特患不果于求能耳。若果能百倍其功。堅確好學力行知恥。以能此達道則即此是真明真强。知仁勇一以貫之。與生知安行一也。行達道以修身。〻修而可以取人。可以立政。〻時而文武之人

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

存矣所謂君子而時中也○此承上誠明之說發明首章性教之名重在合一不重分別也就現成說無工夫二則字文勢一般快捷下則字停綴不得誠是真性明是覺性真覺皆天所命卽天命之謂性也非言聖人合性也明以修于覺誠以修于真卽修道之謂教也非言賢人由教也但自天命于人則曰誠明自人合乎天則曰明誠誠卽明明卽誠也子思深重修道之功合率性之体而示人入德之門也故下文皆言至誠之化更無異同惟次節畧明始之稍異終歸于化一也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下是指點盡性之妙也所性之分原以人物為担子化育作生涯聖人聯屬天下以成其身盡性而人物之性一時都盡了此處還說不得功用

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

斬截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

賛化育只是盡人物之情由中節之達道調劑人物知明處當而皆自吾性運用出來故曰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天生民物地成民物位乎上下而聖人裁成輔相位乎其中三者缺一不可所謂與天地參也蓋天地民物共此一誠至誠心体渾全則天地萬物皆揖合于性真之内即未有賛化育之功亦是能盡人物之性但盡性者無不可賛化育者也謂參賛爲盡性之極功則可謂參賛即盡人物之性則不可

天地生育人物乃一點太和元氣流行一物失所即傷天地之和至誠戒惧慎獨大本渾涵于此心將天地萬物絪緼太和之氣盡皆收蓄此盡已性即盡人物性也而大本所達斡旋元化左右民生是致中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天命在至誠矣

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敎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一氣呵成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

○致曲即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必從隱微處做起正未發之時睹聞不及之地故曰曲註中善端發見極是但不可云一偏耳至誠全体之善亦從此發端萌牵之自為充滿其次則用力致耳至之与次在致不致上分別致者体驗擴充无幾微不慊无纖毫放过致其分量之全而本來性休完盡故曰能有誠形著動变化更无工夫斬欠誠之所積自是如此无人已之分已盡物亦盡矣自无歸有曰能誠自有入无曰能化能盡人物之性即是能化能化則可賛化育參天地矣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今致曲能化不是至誠豈能知此正言无天人之異非別引至誠來此例也

○至誠不言人而言道最可味今之庸人一

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賛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私不着于他人成敗利害。无不預知。只為身不在局内。所以眼清。假令當局者之心。一如旁觀者之心。則亦无有不知矣。此即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也。唯至誠之知。一出于自然。心无纖翳。如大明當空。一照盡徹。原无过去未来。烏有隔碍不知者。如堯舜之禪。皆曰天之曆数在尔躬。明見是知此非臆説也。故曰如神。

禎祥妖孽。與亡之兆。而非其本。鬼神于所以處司之故。顯為禎祥妖孽。至誠于所以知之故。認得是禎祥妖孽。如成子受脤。郏子執玉。成子郏子不知。成人郏人不知。神刘子〻貢知之。究而極之。有刘子〻貢不知。独至誠知之者。禍中藏福。〻中藏禍。塞翁之馬。邑人之牛。種〻变幻。豈尋常智慮能窺。故惟至誠心体。光明洞徹。与乾坤消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 極現切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示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

長盛衰之机相為流通吉机所触即與本
心合而洞見福之源不吉机所触即與本
心乖而洞見禍之始非一誠以心度其善
不善也蓋必之於此心之善無不善之宰
也至誠知之便有一副精神寄寄斡旋
無論位在不在而其作用之妙侔乎造化
衆人天机偶一露巧豈可爾之知哉
○通章重誠者自成一句一節正見誠為
物之所以自成末節俱自成之意惟成乎
己方能措為與物同然之用惟宜乎物方
是成其萬物皆備之己苟物未必成宜斯
吾道未能終始乎物亦是不成無物而已
未成也故己與物乃彼此對待之形己即
物乃吾身自成之理自天觀己與物皆
物也皆藉誠以各成自人之誠觀物之終始
皆己也皆由自成而成者也

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
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爲留於心目之
間者乃能有以察
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

誠之在物。如水造波。波全在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故天地非誠何以成我。我非誠何以成身。既賴此理以自成。則豈非當行之道。率之以合于世。一毫不容外誘若也。曰物之終始。益見誠為自成。曰不誠無物。益見非誠無以自成。若予誠之為貴。視己亦物。而以誠終始吾身。視物與吾同物。而以誠終始萬物。修道以完誠。乃所以自成也。

自成是性。自道是率性。即盡人物之性。性命于天為大本。大本廓為達道。又何措之不宜。雖原具有仁智。後面成己成物。不過湊合原頭之理。因而名之耳。仁是誠之未切。智是誠之精明。皆天所賦之性。性豈有內外。即是中和二字。知不出仁外。乃和在中內也。合外之位育。乃為內之本体。此蓋

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

恐人不知物之即我。故又剔出言之。○無息不二。誠之別名也。凡物有成虧。則有息有二。無成虧則無息無二。此善言誠也。世之言聖人者。言其及物之功。而不得其所以及。言天地者。言其生物之化。而不得其所以生。則以聖人天地。為不可測之奇。而不知其立于一誠之中。聖人得之。無息。天地得之。不二。不二不息。同一不已。而功化均焉。故知其配合之源。而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皆歸于道之庸矣。故學承上來。至誠盡性。妙時措之宜。則至夫綿綿之精神自是聯貫。不息即久也。貞元既復。一息萬年。誠則必形。再無積累。悠遠博厚高明。有次第而無先後。徵之妙至于此。未言及物也。而所以及物者即在其中。德至至誠。自然有此功用。觀天地山

明。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以下復以天道明至誠無息

川非由積累後大則聖德非積蓄可見矣。舒緩自是長遠。又廣又深。亦巍亦煥。六字俱德性誠明之妙。盡而間所有。甄陶於至誠心体中。所以覆物等句。借天地字面形容其盡性化育耳。而與天地配意。即在裏面。故又足之曰。博厚分明是个地矣。高明分明是个天矣。悠久分明是天地之無疆矣。以功用明其同天地。不可以体用分也。同述處在至誠。不在功用也。此者三句是贊詞。誠精故明。誠應故妙。神無事。總一誠之潛運。非分有所配也。論至此至矣盡矣。又實說个天地以形容之。為物不二。即上之無息。下之不已。但不二自一真嘿運言。不已自强貞無窮言。不二乃所以為物。不已乃所以為天。兩為字煞相照應。

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

以誠觀天地亦是一物故天地淂其所以為物斯能妙于生物不測者非指生物之多謂物從不二生來潛陶嘿鑄人不能測度其所以然也傳也六句就不二中別言其對待流行之德重性情不重法象乃論其川流之小德也未言及物而所以生物者即在此與前論至誠相照應

今夫天節語是物之盛而先言昭昭云者善觀天者昭昭可以盡天不二之理莫破之真不必索之無窮也觀至誠于屋漏而爲恭天下平之象盡矣天包地地載山水山水生物皆天地所生也天地亦不自知其為德也故觀天命則知天之所以為天觀聖德則知文之所以為文而所以字謂世人亦未窺其原也無息不二便是純亦不已引詩作証正以見聖人非小天地非

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昭昭小明也反其無窮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大聖同天地而非不測之奇矣
聖人功用莫大于位育而本于中和和者中和之所寄也故論道枳則流動充滿天下萬物皆所發育而功用之高峻上極于天然非此礼經制其間則天地萬物何所管攝而見聖道之大也故優優充足于聖人之身者有礼儀威儀以品節乎萬物此即聖人德性問學之功用行發育峻極之道于兩間者也然道不與聖人俱往又待聖人之人以行之而非聖人之至德則至道不凝合于其人故君子有凝道之功焉廣大精微高明中庸皆德性之体也致盡極道皆問學以尊之也德尊則為吾故物而問學則新知日生凡此皆敦吾心淳朴以崇此三千三百之礼耳會天地萬物之精盡礼儀威儀之用大本立而達道行

大哉聖人之道包下文兩節而言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大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

上下治亂莫不咸宜而道大于聖人矣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興焉優優大哉極贊道体之大也此正所以發育萬物而峻直通極于天也其洋洋何如待其人句極重能凝至道方称其人凝字如水凝為氷氷只是水合一者也尊德性三字最重至德本于性而原于天是極尊的而尊之之功全在道問學上所以道天地之變研萬物之情審礼制之用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問學也慎獨後許多工夫以求中節之和正所以容此戒惧之体則發育峻極礼儀威儀俱凝結于無声無臭中矣德至而道自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身亦無在不行道不必據三重到處是發育而中和之用大矣引詩狀其神龍變化泥蟠天飛之妙也

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容者溢容宇宙于方寸也而太和保合矣聖人之道之大君子問學之精而歸于明哲保身無絶世離群之事此之謂中庸○玩上下文意此章重無德不可自用上蓋無中庸之德而妄逞賢智之私則是小人而無忌憚昧時中之宜納罟擭之中矣故君子本諸身以徵民乃居易以俟命也愚自用賤自專皆生今反古者自用則違時而反中庸非明哲保身之道故災及其身也非天子者無德位時也不敢議礼制與考文故今時皆守先王之制而有位無德之愚賤皆用乎我無論有位無德不敢作礼樂即有德無位亦不敢自專也孔子正有德者然以生今不敢反古不恃吾之德而亂今之所用也安無位之賤忘復古之愚是不敢自專而反古者况不如孔子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者皆愚也頗可自用以述遠身之灾也哉必有德者方能作礼樂而位與時是其所秉孔子有至德而守為下不倍之義定礼樂者即訂周公之典修春秋者即案魯史之文皆述而不作也從周所以從時也時之所在即中庸也而敢于自專反古非中庸即愚矣行險以徼幸乃無忌憚之尤者雖有後世之述能免君子之誅乎哉

有宋存一語有慨章意夫子殷人也猶有文獻之存可幸也然宋特有之而已非殷之所用也是可慨也

〇此章因作用以証本体民之寡過正民之重王者以成王者之重也德位時是所以重處本論身一句是也曰信從曰道法則曰寡過有譽俱言用而不言体也言用而体自見矣無其重則不信弗民便淂罪

子曰吾説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此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

于上而過不寡。若能徵諸庶民斯道德一
風俗同民。不見其有過即是王者之寡過
也。有譽乃有過之反盛世之民無有厭斁。
只是信之任之道之法之則之耳
○王天下只虛說有字。謂有至德。方能行
至道。樣三重以率天下千同軌同文同倫
之内。遞所以寡民之過也。時位且不可露
出。亦不可謂民之奉其重而寡過。故君子
節方說出德為本。而時位乃其所乘。若無
徵不尊者。雖有德亦不重也。徵諸庶民。根
身法著為治法。形為三重即久則徵也。考
三王四句。是本諸身。而徵發處無不合也。
蓋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下。此
心此理同也。制作既盡善盡美。則無不合
者理也。不然一一皆合者。天人各有分。先
後各異時也。知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

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何芋學問

道。正其本諸身處。知非聞見之知。德性尊問學道。天命率性。渾合純全。即天即人也。特就鬼神後聖上拈出示人。此是源頭話。不可泥定二見。亦不可作推由說。動而世為一句。最重。言行皆動也。法則有望不厭。皆道處也。遠近是形容道妙語。謂其隨人尊親。非分言天下後世也。不重民之率由。重君子可為世道。上世字指其子孫之世。若異世。則又不尊不信矣。末節如此。指知天知人。本諸身說。斷不可言六事也。王者制作求寡過。亦寡而譽起矣。自然而然也。蚤字即先字。聖作物睹。此飛龍所以異于潛龍見龍也。故大德必徵于淵谷而嘯于君子之中庸。◎堯舜精一執中。文武道德九經。天命之性也。天時運行。水土流峙。天命不已也。祖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

述八宗。總形容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理會也。不重帝王天地上由堯至武王聖皆包括了是進退古今也。會帝王之精。即合天地之與。而祖述憲章。却於律襲處見是宇宙之理。無所不備無所不貫。故舉天地以譬其包涵。舉天地之四時日月以譬其流行。易所謂與天地合其德。四時合其序日月合其明也。仲尼正乾元大人也。不能形容。而強爲擬議。已說盡了。故下文只贊天地。即贊仲尼也。萬物二句。不專指覆載行明說。天地間凡可見者皆物。必有不可見者道也。以物論。則四時日月天地。尽物也。以道論。則不特天地四時日月是道即飛潛動植。莫不有道存焉。並育二句只一意。而淺深言之耳。並處就是不害不悖。非並處屬大德。不害悖屬小德也。並育

土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悖猶背也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並行。不害不悖。皆小德。而大德立於小德之先。為之植根起化。却無不在小德之外。如水分萬派。滴滴水味俱全。而通流窮源。皆天一所生也。知未發之于已發。則知大德之于小德矣。敦化是天地所以為大處。○中庸之理。天人之道。子思總歸于仲尼一人。猶未能盡其妙。故又以至聖贊其業。見其不為帝王而配天之業。按于當体也。以至誠贊其德。見其不離齋行而闡天之載。无人能知也。聰明乃段主心体言。不分質與德。雖有許多名目。而聖人合四事為一統五事于心。玩一有字見臨容執敬別。後人不可少者惟聰明耑方足以有之。不如是則不足以有之矣。即体而用見矣。五德各四目。不外一心。然終是小德川流。故承之曰溥博淵泉。謂其發脈處。廣大靜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

深非徒以緘出為奇耳。是指大德說故時
出為聰明等也言行三句。非是時出。時出
在体不在用。此只形容及物之效。就下配
天之由耳血氣莫不尊親者人物一性一
理聖人調燮得宜冬无愆陽夏无伏陰雨
暘若宁害消。凡人物莫不春而出。秋而入。
陰俱閉陽俱暢各安其命。尊也。各遂其生。
親也易大傳所謂大人首出庶物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者也。故曰二字見聖人到此
地位只是本分事。而聖人中庸之極耳。
〇此至誠与贊化育者不同。蓋進而言天
道之極者也。故極贊其德之雖知而其道
亦不加于中庸。故下章示以人德之方。
聖人奉後天之時敬敷五教述而不作者
是經綸事。但此指首出庶物開物成務者
論也如伏羲畫八卦。神農嘗百草。軒轅造

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

書契。堯定曆朔。孔子成春秋。皆創所未有。綱紀天地。非知天命不能也。立大本者。即未發之中和。固是。此乃言其証位乾元。立三極。大中之矩。周子謂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者也。知化育者。參贊如神。固是。此乃言其窮神知化。詣其極。如人身中臟何以五。腑何以六。肢何以四。竅何以九。物類中松何以直。積何以曲。鵠何以白。烏何以玄。皆有先天根元在焉。乾元之大明終始。合理與象數。一一洞徹其根。則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矣。不倚者。不思悲人粗視此功用。故兼言之也。不倚時依而贊化育。乃素王之業。不倚知覺。而徹性体。乃生安之質。此之不倚。乃乾元統天。登道岸者。非坤元承天等也。无所倚而經綸。故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无所倚而立本。故曰育也

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爲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僞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猶實也鄭氏曰惟聖人能知聖人。

出庶物无所倚而知也故曰大明終始乃先天而天不違也聖人知至知終之學也肫肫節說無倚之心境而極狀之非外配三事也肫肫懇祥之至淵淵深潛之至浩浩空洞之象心体如此而後聖希傻者知之乎若以聰明聖知達天德又是倚了而非聰明聖知又須略不得固者無倚者也理必寔有方能還无故有然其有斯寔有者也後天之聖未必齊先天之心法故曰其孰能知之孔子萬世為主血氣尊親之極也而自言知我其天後世知其所以聖者誠也則子聖之誠非仲尼莫能當矣〇惟第重闇字中字而用功在謹微正所謂闇然也君子未嘗惡文而惡其著與承上固聰明聖知來之德者即所達之天德也天德无声臭必從戒懼微起故別出微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絅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

字示人使由此下手只是內省不疚數節人所不見處一套做去內省之心愈精愈妙而化愈神到此地位裏面愈微外面愈顯方是不顯之至声臭俱無合不睹不聞之体而為德之至也究竟只完得微体耳中庸鮮能由于隱怪而根于好名故舉的然二字以別之使下學知所趨向正與小人反中庸相照又與索隱章相發实要首章對合可謂不惜金針度與人矣淡而不厭是形容君子語謂真闇然模樣一味篤实若白水之未和了無滋味淡自不厭也若竹簡之太素瑩無點畫簡自然文也若絲繭之方繅渾無端緒溫自然理也而君子不知也有心于淡簡溫便非篤实矣便與天之維玄維默於穆不已異矣知遠三句正指闇然自修只是謹微專重

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

知微一句即莫顯乎微之微不睹不聞之本体也此微体人無不得蓋無声無臭至無之体而無中之有乃萬有之宗于此處知得是大根本所在戒懼之功自不容已下文人所不見處用功正闇然自修也人所不見微也又豈有己所不見者哉戒懼是何物哉只可謂人所不見也亦不是為己知幾之説潜伏二節皆是謹微事合下二節亦是一套工夫君子須到篤恭田地而戒懼亦不斁乎然篤恭根本在微君子于此内省無一毫疚病則此志曠然可放而不可惡是于人不見處實用其功作聖工夫全在乎此不言動而敬信者亦只於惺惺不昧之体常提醒以養揖之耳工夫不至于此由省循不能無疚此與戒懼慎獨相照無動

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心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於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

靜淺深之別而亦微有將動至靜之分耳。君子不可及照下篤恭說非顧內省。謹微至不言不動已無復加故又即外象以驗其內体之純見天下不同逐于微亦是微体未盡處亦足患不能無寂處。不賞不怒者謂有德以主之不恃于賞怒也非全不用之謂。篤恭者謂心体以運之。不顯其形迹中非有外于敬信也曰民勸民威天下平見已忘其賞怒并忘敬信省察而民忘勸威無之日章達于外而德之闇然者自存。

末節引詩乃深融入德君子一無尚存即非至德必通極于天命之初而後為至也達天德者進道之光若欲盡修道之餘勇亦不可存故君子闇然之學必一無不存萬化俱寂而後為固聰明聖知達天德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中庸之德至此無以復加矣聲色治道所不廢但不可以之化民耳声色不大則明德作入非采猶有外露者在也德輶如毛亦微矣然猶有倫之物即曰如之声色雖微而佳須之氣黙尚伏于中故必如上天之載無声無臭方與天命無始真源聡合無間雖有喜怒哀樂而実無喜怒哀無已可存無頬可推聖人之妙中庸其至矣乎必如此而后爲至也首自天命說起而后反于工夫末自下學說起而后合于天命首云修道即所以求違天德末云入德即所以冥會道体内省即是愼獨敬信即是戒懼賞怒不顯即中和之致篤威天下平即位育之事自源得流以流合源此之謂一部中庸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卷之二終

論語總論

二十篇不外一个仁理。仁散見于日用行事間。原無高遠。聖人教人。只在日用行事上用工夫。何嘗有一句高遠話。其本体是一以貫之。亦不輕以語人。惟顏曾得領其宗旨。克復正所以一貫也。乃指其本体授之也。而學仁總歸于成德。故始終以君子言之。

象山云。論語中多無頭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謂所習者何事。人當深思而自得之。愚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蓋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顏子亦然。故曰絕塵而奔。又曰顏子死而聖學亡。今人知孔顏為聖學。而不知所以聖者安在。若強以心性道德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希聖如

論語

朱熹序說

史記世家曰孔子名丘字仲尼其先宋人父叔梁紇母顏氏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及長為委吏料量平為司職吏畜蕃息適周問禮於老子既反而弟子益進昭公二十五年甲申孔子年三十五而昭

何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按家語史記孔子宋微子之後也微子微仲五傳至哀公熙生弗父何之父何世為宋卿生宋父周周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族以孔為氏孔父為宋督所殺子木金父奔魯玄孫名叔梁紇為鄹大夫娶顏氏名徵在生孔子焉

孔子適周見老聃問禮焉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俱朽獨其言在耳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虆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無益于子之身吾之告子者此而已矣

齊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

公奔齊魯亂於是適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公惑之孔子遂行反乎魯定公元年壬辰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虎作亂專政故孔子不仕而退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九年庚子孔子年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

訓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
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
礼樂久缺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礼趋詳
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移齊國非所以先細民也
羅近溪曰晏子與叔向論齊晉事歷歷不
爽毫髮蓋多智能料人也豈不知孔子而
沮之亦見其君惑于内嬖弗克用此大聖
故曰不能究其蘊殫其學耳尼谿之封晏
子亦說非所以待孔子者耳世遂傳以為
沮孔子也即晏子不言孔子亦未必就否
則夫子何以称其善與人交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
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
器不彫飾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為
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四方則之公曰學

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
十年辛丑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
歸魯侵地十二年癸卯使仲由為季氏
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成圍
之不克十四年乙巳孔子年五十六攝
行相事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魯國
大治齊人歸女樂以沮之季桓子受之
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行適衛主

此法以治魯。何如。子曰。雖天下可也。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所生之宜。

為魯司寇。政教盛行。有販羊者沈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能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增價。至是沈猶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市無飾價。先國人誦之曰。麑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麑裘。投之無郵。後政化行。乃頌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齊魯會于夾谷。孔子攝行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與左右司馬。齊侯會公。行獻酬之禮。有司趨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旌旄羽祓矛戟劍撥鼓譟而至。夫子趨進曰。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

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適陳過匡匡人以為陽虎而拘之既解還衛主蘧伯玉家見南子去適宋司馬桓魋欲殺之又去適陳主司城貞子家居三歲而反于衛靈公不能用晉趙氏家臣佛肸以中牟畔召孔子孔子欲往亦不果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反又主蘧伯玉家靈公問陳不對而行復如陳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季桓子

司有司麾之不去。有頃。齊有司趨進。曰。請奏宮中之樂。倡優侏儒爲戲而前。夫子趨進。曰。匹夫熒惑諸侯。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身首異處。景公懼大恐。告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奈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乃歸所侵鄆讙龜陰之田以謝過。

子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古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乃使季氏宰仲由墮三都。收其甲兵。彊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

揖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誅之何也。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

卒。遺言謂康子必召孔子。其臣止之。康子乃召冉求。孔子如蔡及葉。有葉公問答子路不對沮溺耦耕荷篠丈人等事。史記云。於是楚昭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於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楚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乃止。又反乎衛。時靈公已卒。衛君輒欲得孔子爲政。而冉求爲季氏將。與齊戰有功。康子乃召孔子。而孔子

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乃人之姦雄。不可攻也。朱子曰。少正卯之事。予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左氏之誣而猶不道。乃獨荀況言之。必齊魯陋儒憤聖人失職。故為此說以誇其權耳。金仁山曰。朱子言如此。而存誅少正卯四字。蓋存疑耳。

孔子之宋。匡人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過也。若吾非陽虎而以我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子路歌。子和之。曲之終。匡人解圍而罷。

夫子不用于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〻

歸魯。實哀公之十一年丁巳。而孔子年六十八矣。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弟子顏回最賢蚤死。後唯曾參得傳孔子之道。十四年庚申。魯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請討陳恒事亦在是年。明年辛酉。子路死於衛。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孔子卒。年七十

乎。既而適蔡。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
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
何以知之。子曰。吾聞陳之野小兒謠曰。楚
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
甘如蜜。得無是乎。楚使人聘夫子。將往拜
禮。陳蔡大夫發徒役圍之于野。絕粮。夫子
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謂曰。匪兕匪虎。率
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于此。子路曰。意
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吾未智耶。人
之不我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
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
比干。子路出。子貢入。子曰匪兕云云。子貢
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
貶焉。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良工能巧
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
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不修爾道而求為

三葬魯城北泗上第子皆服心喪三年
而去惟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孔子生
鯉字伯魚先卒伯魚生伋字子思作中
庸 子思學於曾子而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何氏曰魯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
知道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
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壁中分堯曰下
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

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顔回入。子曰。匪兕云云。顔回曰。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是吾醜也。道已脩而不用。有国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欣然曰。有是哉。又曰。芝蘭生于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穷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乃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乃止。魯哀公春狩大野。獲獸以爲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反袂拭面涕泗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夫子負手曳杖。逍遥于門。歌曰。太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太山其頹。吾將安仰。

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程子曰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程子曰讀論語有讀了全然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

哲人其萎。吾將安倣。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書

程子曰頤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

序畢



四書代言論語一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廣陵　鮑壯行　穉脩父　校
新安　汪起岷　玄液父　閱

一部論語。只是學為君子。末以知命章收之。所謂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也。此章總是時習之悅。做到底。自成。君子。操實為君子之心。有朋來時。有人不知時。而無不習之時。果實為君子之學。有悅心有樂心。而無或慍之心。鳥之飛。強舉翼不能得。強舉便墮地。懶舉翼不能得。懶舉則不起。此中有一種。勿忘勿助機括。所以心体上。覺得活潑潑。有無限意味。不知若之將至。欲罷不能也。學至此。自然與天地萬物相通。即一人不來。亦自有天下歸仁之象。

論語卷之一

朱熹集註

學而第一

此為書之首篇故所記多務本之意凡十六章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時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

覺兩間千古。皆吾學之境。皆吾習之境。不在事業上見工夫。惟在流通處會本体。故曰樂。

此君子就見成的說。當與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此心体原有與天地萬物相訢合處。即人不知而學吾學。習吾習。悅吾悅。且來吾朋。樂吾樂。心体覺流通于天地萬物。渾然一体。何處着一毫慍。人自隔。吾心自通。

○人為人。百行多端。而所以為人。只先求所以為子。所以為弟。知不好犯上作亂。皆是得其所以為人處。而胥得之于孝弟。故曰孝弟乃為人之本。仁者人也。能為人。即能為仁。而必能為子弟。方能為人。是舍為人不可以為仁也。試將不好犯上作亂意。想為仁之用。將事親從兄意。想為人之原。

而信從者衆故可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人不知而不慍不（又是學習）

慍含怒意君子成德之名尹氏曰

亦君子乎

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慍者逆而難故惟成德者能之然德之所以成亦曰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人字即仁）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犯上謂干犯在上之人鮮少也作亂則為悖逆爭鬬之事矣此言人能孝弟則其心和順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亂也

君子務本本立而

則本自可立。道自可生。此本自心言。務者。不在事上做。專保夫本來之心。涵養未發之中。而立天下之大本。則所推行處。爲中節之和。行天下之達道。立即立愛維親。立敬維長也。生即樂則生。惡可已也。是務乃本心上不容勢之功。立乃本心上不容斷之灵。生乃本心上不容已之機。

孝弟也者句。作現成詠嘆語。方與其字與字有照應。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先人道即仁）務專力也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爲仁猶曰行仁與者疑辭謙退不敢質言也言君子凡事專用力於根本根本既立則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謂孝弟乃是爲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也○程子曰孝弟順德也故不好犯上豈復有逆理亂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爲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或問孝弟爲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謂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蓋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曷嘗有孝弟來然仁主於愛愛莫大於愛親故曰孝弟也者其

○只是塗人耳目。費了自己許多精神。在世情上打點。卽不在本性上沉潛。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

○吾人出而對天下易。入而對此心難。曾子只是黙地裡求不自欺于此心。其操練在人世。其警惕在寸衷。吾字。日字。三字。省字。身字。俱要剔出。不可忽。三不字。乎字。正應省字。乃用功之意。有欺心。有疑心。有惧心。乃嚴于卜目十手的心思。乃切于臨深履薄的境界。乃自反而惴于不縮的念頭。

爲仁之本與

熱面孔冷心腸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聖人詞不迫切專言鮮則絕無可知學者所當深戒也○程子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只○自◎知◎工夫○最細

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爲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爲傳習之本也○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

○若作五件分看則使民句分明是愛人中一節。覺未妥。只疊了說去。言既須如是。又須如是耳。重在君心上。總是為民之意。敬事乃敬民事。節用乃恤民脂。玩兩而字可見。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也。若一本之敬。則修己以敬。堯舜猶病。安得複有別項。敬事者。不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與民黙相綰結。雖事勢之窮。亦濟以變通之權。而至誠惻怛貫焉。是謂敬事而信。節用者。凡國家有重費。必有重歛。人有重法。人不堪命矣。故從吾身節制將去。視一銖一兩。皆民膏血。而無一字寓乎權術。是謂節用而愛人。

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治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於民也時謂農隙之時言治國之要在此五者亦務本之意也○程子曰此言至淺然當時諸侯果能此亦足以治其國矣聖人言雖至近上下皆通此三言者若推其極堯舜之治亦不過此若常人之言近則淺近而已矣楊氏曰上不敬則下慢不信則下疑下慢而疑事不立矣敬事而信以身先之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民必先於節用然使之不以其時則力本者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

總。○不是說文行交修。只是弟子孩心未喪。是接續他最初一念。不使之一時放過此心。而赤子可以為大人也。入孝出弟二語。夫子以為弟子之職。孟子以為守先王之道。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是聖功在蒙養矣。孟云以待後之學者。正自後之學為弟學為子者言也。夫子實先為弟子開其端。揭陳提之愛。以還之孩提。揭稍長之敬。以還之稍長。謹者。家庭舞蹈之節。當慎也。信者。父兄應對之言。當實也。泛愛親仁。推親親長長之誼也。餘力學文。據不學不慮之思也。人生只孝弟為重。孔以率弟子。孟以開來學。共一意。

○曰賢賢。曰易。曰能竭。曰能致。曰與交。曰

○人不被其澤矣。胡氏曰。凡此數者。又皆以敬為主。愚謂五者反復相因。各有次第。讀者宜細推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眾。謂眾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為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非為己之學也。尹氏曰。德行。本也。文藝。末也。窮其本末。知所先後。可以入德矣。愚謂力行而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非但失之於野而已。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有信皆實實下手學處可見聖賢真學術
原只是身体力行
士人一生學力只是個希賢賢賢者吾心
認賢為賢也易色者反人心之危以還道
心之微使危者安微者著也學為人子學
為人臣學為人友皆是賢賢真心所運
雖曰句是信他能學意與雖曰不要君文
法一樣語云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
得處便是會讀書者人原不重誦讀

○威重如耕田主忠信如下種取友如灌
溉改過如芟艾
學則不固與則學不固異蓋重便是學非
有二事莊落工夫正關于仁守也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為未嘗為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游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能是四者則於人倫厚矣學之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重厚重威威嚴固堅固也輕乎外者必不能堅乎內故不厚重則無威嚴而所學亦不堅固也

主忠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

非是以忠信為吾心主忠信乃人之心終身學術必以實心為主也大人通達萬變以赤子之心為主聖人神明不測以有恒之心為主

二條說在主忠信之後極細

○德者民心同得之理愛親敬祖正民心所同得處惟上先得之自可以啟民心一同得君德先厚民各以自心之厚為厚以自心之厚為厚是民返而自歸其本性也若以我之厚為厚是民歸我矣故須看是民德不可看作民風聖賢感應只是盡其在我而人自從之德明而民自親也

易為善則難故學者必以是為主焉程子曰人道唯在忠信不誠則無物且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人心也若無忠信豈復有物乎

無友不如己者

無毋通禁止辭也友所以輔仁不如己則無益而有損

過則勿憚改

勿亦禁止之辭憚畏難也自治不勇則惡日長故有過則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也○程子曰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也游氏曰君子之道以威重為質而學以成之學之道必以忠信為主而以勝己者輔之然或吝於改過則終無以入德而賢者亦未必樂告以善道故以過勿憚改終焉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者喪盡其禮追遠者祭盡其誠民德歸厚謂下民化之其德亦歸於厚蓋終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

註中忽字。當作倉皇怅忽看。怅忽中一不順便遺恨終天矣。追遠只是不忍忘意。○只將求字與字得字翫數得醒便了此一章之意。五者一滚而見同出異名。正性道溢爲文章之妙用。正天不言。時行物生之景象。正宗庙百官。富美襟懐。綏来動和。神化端倪。夫子不自知也。得即是與。不必添出與字。細玩五字。全是平易近人。不自聖模樣。是以邦君傾心樂告也。莊子云。不言而飲人以和。使人之意念消。即此意。試將此五字想像聖人。至今聖人如在。末二句。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斷不是要也。乃子貢賣弄口語話頭。水月鏡花。若云

謹之遠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爲則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則其德亦歸於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抑反語辭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鏡花水月)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溫和厚也良易直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讓謙遜也五者夫子之盛德光輝接於人者也其諸語辭也人他人也言夫子未嘗求之但其德容如是故時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問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後得也。聖人過化存神之妙。未易窺測。然即此而觀則其德盛

夫子之得即夫子之求也便痴矣聖人神行天下知氣動灰飛候至物變感者受者俱不知也子貢從旁默識而体會之真善言德行矣

○重人子不可有忘親之心非是言觀人子也當父沒可以專之行猶然父在不敢專之志此為能繼志之孝曰無改于父之道道字舉父所行之善者言也是不徒不忍死其親之心且不敢泯其親之善

禮恭而不願乎外亦可見矣學者所當潛心而勉學也○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間亦可以進德矣若子貢亦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今去聖人千五百年以此五者想見其形容尚能使人興起而況於親炙之者乎張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聞其政而未有能委國而授之以政者蓋見聖人之儀刑而樂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而私欲害之是以終不能用耳○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尹氏曰如其道雖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

○禮之貴乎和者，自其用處言之也。用乃人心之運用處。和乃人心運用處有自然不容踰越之妙，即所謂節也。發而中節，始謂之和。知發字則知用字矣。知中節為和，則知和即是節，無体用之別矣。又曰和為達道，知達道則知小大共由，正由此心不容踰越之妙為運用矣。

和與礼非二物，病録在一知字。礼和節三字要認作一貫。

合人心之真机謂美，達行處達得本心之真而不自覺謂由，非由先王之経曲也。小大事之由就是経曲也。

有所不行，謂行礼而不成礼也，非礼有不行也。知和二句，謂任情為和，非礼中自然之節也，非不以礼去節和也。亦不可行，謂所行皆非礼也，非礼行不得也。須深會。

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和者，從容不迫之意。蓋禮之為體雖嚴，然皆出於自然之理，故其為用必從容而不迫，乃為可貴。先王之道，此其所以為美，而小事大事無不由之也。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而言，如此而復有所不行者，以其徒知和之爲貴而一於和，不復以禮節之，則亦非復禮之本然矣，所以流蕩忘返，而亦不可行也。○程子曰：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以斯為美，而小大由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者，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范氏曰：凡禮之體主

○此章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必思到無弊處。然須平日素有精義。明礼。知人。工夫。方於交際之時。不鶻突倉皇。有所着落。所以學問當理會頭腦。

言復。即在近義時。遠耻辱。即在近礼時。可宗。即在不失親時。非判言始終也。能自慎。必無自失之悔也。

○學者須當破濃淡之関。止留一室心去敏事慎言。而又歉然如有求而弗得。此其精神。歸併一路。無些子懶散走作。總是日用間孜孜汲汲。一副心腸。所以為好學善會着只作一句讀。

好學工夫。全在敏于事三字。事與行不同。

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為貴敬者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禮樂之本矣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約信也義者事之宜也復踐言也恭致敬也禮節文也因猶依也宗猶主也言約信而合其宜則言必可踐矣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此言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只是○用○志不分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即是學之事。如農之耕。女之織。非漫言也。人誠識得所學之事。即欲不敏不能也。即欲不無求飽安。不慎言就正。亦不能也。無一念不在學之事上。無一念不在事之道上。真是能敏事。真是能好學。

○學者妙悟無窮。樂好礼。亦非。住。足處。悟切磋亦。非。住足處。賜言詩后。又不知當何如也。夫子所與賜以達化。故后有一貫之傳。應作此解。

學者進机。要于此心往来之軸。相轉不窮。已知則已往。愈知則愈来。若吾人肯切磋琢磨其中。則往来為廻環無歇之路。何境不可到。夫子與賜。正謂其通切磋琢磨之音。可以引心灵往来不盡之趣。而學未可窮也。

已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慎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矣○尹氏曰君子之學能是四者可謂篤志力行者矣然不取正於有道未免有差如楊墨學仁義而差者也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謂之好學可乎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真學○問

諂卑屈也驕矜肆也常人溺於貧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無諂無驕則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貧富之外也樂則心廣體胖而忘其貧好禮則安處善樂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貢嘗用力於自守故夫子答之如此蓋許其所已能而勉

引詩是悟學。斯字指無諂無驕。不如樂與好礼。須推開。說學問。無窮意思。如水月鏡花影。出子貢。妙悟之神方佳。

世人多為言詩一語埋沒。盖往来二字其義甚活。夫子與之者。謂其有此質地。將来學問更不可量。非僅與其悟詩也。

○不患句凡三見。說者俱云。人之責不足患非也。天下自有公論萬世自有真見。己有隱德。人必有知。不足患也。知人自心体說。衡鑒清平。乃是心体妙用。況人之學高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識堂上人。全是自己學問有虧。病切己身。故當患也。若不反躬自責。廓其良知。明照萬

其所來至也會意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詩衛風淇澳之篇子貢自以無諂無驕為至矣聞夫子之言又知義理之無窮雖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詩以明之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往者其所已言者來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問答其淺深高下固不待辨說而明矣然不切則磋無所施不琢則磨無所措故學。者。雖不可安於小成而不切。求。造道之極致亦不可騖於虛遠而不察。切。己。之。實。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君子求在我者故不患人之不己知不知人則是非邪正或不能辨故以為患也

物。而徒欲辨人邪正。司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

○須玩譬如二字。以德下少作註疏。便非語脉。譬如三句。正是譬其爲政以德之象。非譬其無爲民歸之象。言人主爲政以德。則有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矣。辰有辰之所。人君以一德爲所。衆星拱于一辰。萬方共于一德。並無々爲民歸二意。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篤恭而天下平。修己以安人。居敬而行簡。一例。非空々兀坐也。紀綱法度。唐虞亦少不得。但以徒法把持。天下愈渙散而不收。惟不尚徒法。而以德聯屬萬民之心。綰結四方之志。故有是象。正譬其德可建極。總一天下之意也。

○夫子揭詩旨以正人心。是約詩于心之一念。非約詩于魯頌之一言也。要數思無

爲政第二 凡二十四章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政之爲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衆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爲政以德則無爲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程子曰爲政以德然後無爲范氏曰爲政以德則不動而化不言而信無爲而成所守者至簡而能御煩所處者至靜而能制動所務者至寡而能服衆○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

邪意趣方中肯綮
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于正則無邪便
勢詩人諸所美之言思入于邪則無不邪便
便把詩人諸所刺之言故曰思曰睿〻作
聖人心術邪曰誦三百何益人心無邪則
思處皆正〻處皆詩連魯頌這一句也要
不得是以得無邪一言可以誦三百以心
會全詩也得無邪一言可以無三百以全
詩在吾心也
〇為政者要發民之耻心只把一耻字為
講中旨脉政刑德礼之淺深全在有耻無
耻上分別
聖人治天下何嘗廢政刑只政刑從德礼
而出也礼乃有形之德齊礼乃道德中的
工夫格字從耻字內生耻是耻其無以對
方寸非耻其無以對主上所以格也格者

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〇程子曰思無邪者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

耻字最要緊

〇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猶引導謂先之也政謂法制禁令也齊所以一之也道之而不從者有刑以一之也免而無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愧蓋雖不敢為惡而為惡之心未嘗忘也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〇禮謂制度品節也格至也言躬行以率之則民

格其非心之格去惡即所以遷善。耻則不為。々則必至。一毫虛假勉強不得。○終身于學。是實落語。故時々習之。不知老之將至。可見從心所欲。亦非。任。足處。設而極未夢。必更有一語。聖學步々皆實地。節々不可放過。當于精進上討吃緊。

志學。是可與共學境界。專注其精神也。至立則可與立境界。精神果有專注也。不惑則朗徹通透。心精不散亂。々不凝滯也。知命有漸悟斷徹之義。自本体上無私欲障蔽。可不惑。自無私欲洞見本体曰知命。耳順有愈徹愈融之義。自原頭心灵透露曰知命。自觸動處與原頭心灵無碍曰耳順。從心則純粹之極。外触忘形。内起忘神也。

固有所觀感而興起矣。而其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又有禮以一之。則民恥於不善。而又有以至於善也。書曰格其非心。○愚謂政者治之具。刑者輔治之法。德禮則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禮之本也。此其相為終始。雖不可以偏廢。然政刑能使民遠罪而已。德禮之效則有以使民日遷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八字字々真訣。）又當深探其本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古者十五而入大學。心之所之。謂之志。此所謂學。即大學之道也。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為之不厭矣。三十而立。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所事志矣。四十而不惑。◎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於物者

天命二字。乃一生學力所從。即天命之性也。人原具之心体也。心体截然之則。即矩。不踰者。適協本心之則。從心者。純然性之各正。命之流行也。志學以來。求無負天命之本体。至五十時。始覺日用動靜。皆屬天而不屬我。自覺人即天。性即命也。下學上達。非有二也。順者心也。特借耳根為應發耳。即大舜聞一善言。沛然若決机括。雖風雷禽獸。一切有聲之物。接耳無不悟其妙也。從心者。聖人心体就是矩。心体流動處。就是欲。流動處無不適得本体。欲處皆矩。不要說到行上。即周旋中礼。盛德之至地位。耳順自外之感上。見心之靜而動。從自中之應上。見心之動之靜。不踰矩。方也。從心所欲。圓也。天圓而地方。至此與天地合德矣。

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知此則知極其精而不惑又不足言矣六十而耳順。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隨也矩法度之器所以爲方者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於法度而行之不勉而中也○程子曰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學而至所以勉進後人也立能自立於斯道也不惑則無所疑矣知天命窮理盡性也耳順所聞皆通也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不勉而中矣又曰孔子自言其進德之序如此者聖人未必然但為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胡氏曰聖人之教亦多術然其要使人不失其本心而已欲得此心者惟志乎聖人所示之學循其序而進焉至於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後則其日

○孝者。人之良心。人人所自有也。人人自有。而有不足者。有所蔽之也。如懿子蔽處在違礼。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教子之心。固自全也。教子之孝。固無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諸章之義俱如此。

通章只發無違二字。夫子非是說含糊語。何云恐其失旨。恐其誤以從親之令亦理也。故發未盡之意。末節礼字。要暗切名分上講。然不可失夫子渾厚口氣。

樊遲之告。亦偶然之事。只揭礼以明孝。為天下萬世示。則耳。而規三家意自在。

用之間本心瑩然隨所意欲莫非至理盡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矣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孟懿子魯大夫仲孫氏名何忌無違謂不背於理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去聲我對曰無違心樊遲孔子弟子名須夫子以懿子未達而不能問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為孝故語樊遲以發之。樊遲洗發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具矣禮即理之節文也人之事親自始至終一於禮而不苟其尊親也至矣是時三家僭禮故夫子以是警之然語意渾然又若不專為三家發者所以為聖人之言也○胡氏曰人

○惟者。惓〻懇〻之意。不作獨字看。疾字內許多含蓄在言外。註中凡所以守其身說得自廣。人子体親之心當如此。曲礼云。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敢以遺体行殆。貽父母憂也。是故。莅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於此充之。何所不至。

○拈出敬字。孝之精神。分量。便見。絶無兩層。

漢疏云。犬司守。馬司載。皆能以其力資人之養。但能養而不能敬也。子事父母而不能敬。何以異于犬馬乎。甚言孝不在徒養也。

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於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武伯懿子之子名彘言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惟恐其有疾病常以爲憂也人。子。體此而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凡所以守其身者自不容。於不謹矣豈不可以爲孝乎

保身三以孝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養謂飲食供奉也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與養犬馬者何異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親能養足矣狎恩恃愛而不知其漸流於不敬則非小失也

○謂人子當以真色爲難。保孩提自有之良。樂則生。生則惡可已。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也。此豈可声音笑貌爲之哉。當與人也慕父母節拜看。不然孩提赤子。見父母嬉嬉而笑。嘎嘎而言。渾身天機。滿面真愛。有何難哉。謂終身不變此色之難也。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所以事親也。嚴恪尚不可。况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只不違二字。已極其形容稱贊矣。如愚不愚。不過抑揚其辞。今人謂惟如愚所以不愚。如是則只以如愚贊之可矣。何又云亦足以發也。此是禅學竄入聖賢。毫厘千里。若將亦足句細細体認題神。是語脉不忘蚕不離地步。依希有耳順光景。如愚不愚。総是稱贊其不違。如愚足發。非有兩境。時時如愚。時時足發。

子游聖門高第未必至此聖人直恐其愛踰於敬故以是深警發之也○子夏問孝。子曰。色◎難◎（終身此慕）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爲難也食飯也先生父兄也饌飲食之也曾猶嘗也蓋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親之際惟色爲難耳服勞奉養未足爲孝也○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所云神交）回也不愚◎◎回孔子弟子姓顔字子淵不違者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私謂燕居獨處非進見請問之時發謂發明所言之理○愚聞之師曰顔子深潛純粹其於

時〻足發時〻如愚。不違時渾身是發机退省時。却將不違意趣。發揮無遺。借夫子之言。發自己心灵。無限光景。不自知終日在言中。亦不自知終日在言外。是善藏正善發也。私者私自躬行。私自体驗。非幽獨也。足者。充滿無少窒也。發者。如木從根生發許多枝葉故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於如愚時。已徵其足發。而又稱其退省者。總見其語之不惰。無所不悅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

○此是論觀人無遺法。以由安是囫圇一件非三件。一事之間。一人之身。一時都具。

○聞見德性。交融成知。自吾心所已知為故。自已知擴及于未知。則知自新矣。自今

聖人體段已具其聞夫子之言默識心融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故終日言但見其不違如愚人而已及退省其私則見其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之道坦然由之而無疑然後知其不愚也

一時事

○子曰視其所以以為也為善者為君子為惡者為小人觀其所由觀比視為詳矣由從也事雖為善而意之所從來者有未善焉則亦不得為君子矣察其所安察則又加詳矣安所樂也所由雖善而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則亦偽耳豈能久而不變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焉何也廋匿也重言以深明之○程子曰在己者能知言窮理則能以此察人如聖人也

拱察安来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溫尋繹也

日知之所及為新，自明日廻視所已知，則又成故矣。故與新循環相生，温與知相禪互記。此心得之學也。非獨增聞見已也，直可窺見本來面目。温如火之温，虐焰便是助，灰滅便是忘。

○君子心体渾化，不落方隅，大包六合，細入微塵。即聖者不必多能，意神而明之，無可無不可也。老子猶龍，即不器之說也。

○總見君子之心，躬行為急，先後二字勿泥。歐陽氏云：修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此意。

○只在心体上分別。朱子云：周是公的比，比是私的周。可見迹同心異。

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為人師。若夫記問之學，則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學記譏其不足以為人師，正與此意互相發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體無不具，故用無不周，非特為一材一藝而已。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先行極說得妙

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范氏曰：子貢之患，非言之艱而行之艱，故告之以此。○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普徧也；比，偏黨也。皆與人親厚之意，但周公而比私耳。君子小人所為不同，如陰陽晝夜，每每相反。

○思學原是合一之功病由分思與學而生玩二則字可見

知做事而不于心上做事故罔知用心而不于事上用心故殆二者不可分非是學矣又要思思矣又要學也

○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大慧云寧破戒如須弥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

同學堯舜而意見稍不同便是異端

○時時提醒是謂賢人了了常知是謂聖人愚庸則日用不知總之同此知体分明是提醒个良知自家明白便是良心透露良知之本体也

然究其所以分則在公私之際毫釐之差耳故聖人於周比和同驕泰之屬常對舉而互言之欲學者察乎兩間而審其取舍之幾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不求諸心則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程子曰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范氏曰攻專治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其率天下至於無父無君專治而欲精之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為近理所以其害為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兩个為字。即為兩个知字。言知之。即知其知之也。不知即知其不知也。乃心中体認之意。註二則以字大死煞。時又以謂字解為字。尤失之矣。

○言行是學問大頭腦。子張問行。亦以言忠信行篤敬告之。今人薄福。只是言行乖耳。

此示以持身之要。非示以涉世之方。多聞六句。題竅在心上看。二慎字。正是心上工夫。不向則尤寡則悔寡。而曰則寡尤則寡悔。謂多聞見而闕之慎之。乃我之所以寡其尤悔者也。聞見言行之資。故欲多。尤悔言行之累。故欲寡。言在中者。乃本為此而得彼之詞。照耕也餒在中看極醒。正是抹殺其干祿之心也。

是知也子路好勇蓋有强其所不知以為知者故夫子告之曰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而無自欺之蔽亦不害其為知矣

○**子張學干祿**子張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求也祿仕者之奉也

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呂氏曰疑者所未信殆者所未安程子曰尤罪自外至者也悔理自内出者也愚謂多聞見者學之博闕疑殆者擇之精慎言行者守之約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辭言此以救子張之失而進之也○程子曰脩天爵則人爵至君子言行

（旁注：夫子說極小心極　平实）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民心本不容枉。若直者舉之。協于民心之本直。不舉便是錯。只就舉直中摹出爲妙。舉錯當于人心。是以民心付之。民心乃千古帝王第一節大事。哀公能用否也。

○三則字。正撥轉他使字。三者根心而不外襲。自然之効。不待使而然也。又以見非此不可使也。

莊非容貌。乃莊蒞之莊。端舉動以爲表也。教則必服。而非象恭矣。孝慈者。親吾之親

能謹得祿之道也子張學干祿故告之以此使定其心而不爲利祿動若顔閔則無此問矣或疑如此亦有不得祿者孔子蓋曰耕也餒在其中惟理可爲者爲之而已矣○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哀公魯君名蔣錯捨置也諸衆也程子曰舉錯得義則人心服謝氏曰好直而惡枉天下之至情也順之則服逆之則去必然之理也然或無道以照之則以直爲枉以枉爲直者多矣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

竟不消得使

推之以仁民也。忠則沐吾慈者各親其親。移孝以忠于我也。共是一个真心相通。

○全是夫子惓惓欲為政意。書云三句要緊。不比他處引語。政須其所施何如耳。所施只在心之孝上。緣孝而友于兄弟。緣孝友施于一家。是所施處皆真以貫達。即有唐虞雍睦景象。是亦為政也。此夫子実言為政之理。非扼定自身上言。若謂聖人託言失之悖。謂家國一理失之拘。孝所以植施之根。施所以廣孝之脉。

○此信字當是論心。不是論行。大車三句

不能則勸。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莊謂容貌端嚴也臨民以莊則民敬於己孝於親慈於衆則民忠於己善者舉之而不能者敎之則民有所勸而樂於為善○張敬夫曰此皆在我所當為非為欲使民敬忠以勸而為之也然能如是則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故或人疑其不為政也

聖人無一日不為政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書周書君陳篇書云孝乎者言書之言孝如此也善兄弟曰友書言君陳能孝於親友於兄弟又能推廣此心以為一家之政孔子引之言如此○子則是亦為政矣何必居位乃為為政乎

非喩乃借車以嘆息無信之不可也
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
信乎信之為輗軏也
信者天地不二之精聖人至誠之德吾人
有恒之心看下一而字捴活見人决無有
無信者蓋一無之不可以為人矣
○子張好窮高遠其所問实指曆数言夫
子言理而不言数然理在而数亦思過半
矣或者夫子知繼周之為秦乎曰不知不
之以為聖人何以不言曰子不語怪觀録
秦誓于周書之末可想矣
以礼字為主損益在礼上說代有更張礼
無変革其有所損益不過於礼上因時勢
少為增减以維持此礼乎不墜耳故其所
因者萬古以為經也所損益者權宜以合
礼也自三代以至百世皆不越此若認一所

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大車謂平地任載之車輗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者小車謂田車兵車乘車軏轅端上曲鉤衡以駕馬者車無此二者則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

[誠心說]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子張問自此以後十世之事可前知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其已然之迹今皆可見則自今以往或有繼周

[知曰暮]

[聖人視百世]

因所損益為二。便墮魔障。損益正是因中事。重損益二字。試思今日所有餘何在。不足又何在。則後之損益可知。而損之不已。至頹廢不振。益之不已。至極重不返。則復為後世損益之端又可知。益礼者体也。即天子議。礼之礼。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礼與焉者也。非三綱五常之說也。

○只是敎人不惑于鬼神。而專用力于人道。俱自心上言。心体上正大光明。豈有不當為而為。與當為而不為者。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正此意。

而王者雖百世之遠所因所革亦不過此豈但十世而已乎聖人所以知來者蓋如此非若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胡氏曰子張之問蓋欲知來而聖人言其既往者以明之也夫自脩身以至於為天下不可一日而無禮天敍天秩人所共由禮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謂天地之常經也若乃制度文為或太過則當損或不足則當益益之損之與時宜之而所因者不壞是古今之通義也因往推來雖百世之遠不過如此而已矣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非其鬼謂非其所當祭之鬼諂求媚也

無勇者必諂

見義不為無勇也知而不為是無勇也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波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自古亂臣賊子。敢于弒逆。其原皆出于心之忍。夫子直欲以此發他一點良心。令他不敢蒙不覩之奸也。正春秋懼亂臣賊子之意。

天下至不可犯者。君臣之分。至不可忍者。無君之心。一忍。百忍。僭禮樂則請隧問鼎。皆其必至。故夫子傷之。因其事誅其心。而明其罪之不可加也。

○天子家即有取于天子之詩。提出天子二字。正影爲大夫家之無取。非天子辟公並論也。引詩意只是冷訕微刺。發其媿汗。揚用修曰。魯用天子禮樂。末世之失也。程

論語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范氏曰。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弒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子帰罪于成王伯禽。亦未之考耳。按魯惠請郊廟之礼。王使史角往報。未之許也。然僭于何始。春秋書桓五年大雩。雩僭于桓也。閔二年禘于莊公。禘僭于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僭于僖也。魯頌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未嘗言賜郊禘也。魯之郊禘非礼。天下有識者皆非之。魯之君臣借名于成王伯禽。以掩口耳。魯之陋儒作明堂位以謟之。甚矣其無忌憚也。

○礼樂雖在外面。全是一段真精神流出发見。未有人心亡了。而能做出礼樂来者。仁者礼樂之実。礼樂者仁之文。不仁者日用禮樂。而声音体貌。與精神不貫。便不成礼樂矣。

○夫子於世道陂靡中。揭出一點未泯之真心。以論礼之本。即先王有作。亦必在僉

家之堂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此雍詩之詞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用之而禮樂不為之用也○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李氏曰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亦將如之何哉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為僭禮樂者發也

○林放問禮之本◎林放魯人見世之為禮者

上做起礼来。在戚上做起喪礼来。儉戚之說。乃極急切的說話。極關会的議論。玩與其字寧字。有無限感慨。若作不得已權取儉戚。則是權宜之說。非根本之論。決不然。林放覓根原于人情紛華之日。是大覺悟。又揭一本字。存于江河莫挽之世。是大關係。

儉就是本。自人之真心說。喪戚又就礼中抽出一件言之。正見真心之不容已處。於本充切蓋從此真心。即可生文来出来。若奢則真心盡蕩。而本撥矣。此寧儉所以為礼之本。如云玉帛云乎哉許子夏言詩。俱是寓有本意在。人可深思自得。

事尚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為問

子曰。大◎哉問。孔子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他說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易治也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范氏曰夫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為禮之本楊

○借夷狄以甚痛中國。非貶中國而伸夷狄也。綱常名分之無可奈何。發爲悲憤激烈之調。此春秋之所以不容不作也。

有字亡字。俱就心上言。亡字下不必添出君字。此夫子不忍顯言處。

○是可忍也以下。以心動之。奚取于堂。以義止之。女弗能救與。以規諫望之。至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則計已窮。而慨嘆于不可知之神明。則詞愈緩而意愈切矣。因不救之罪。委于吾黨。直以不享之意。決之山靈。是求不能救而代爲之救處。

氏曰禮始諸飮食故汙尊而抔飮爲之簠簋籩豆罍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之衰麻哭踊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周衰世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告之以此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可憐 ○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不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亡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決○不○享○○○ 旅祭名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冉有孔子弟子名求時爲季氏宰救謂

○必也射乎數句。非尋其爭也。正形容其無爭也。先王立射之所以化爭。聖人把天下勞攘世界。總看做。射之場。把天下得失勝負世情。總看做。射之事。把至當節制的道理。總看做。射之讓。行于射而射無爭。以射之讓讓于世。則處處是射。人人是君子。

君子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中而皆化。故不待曰無爭。而曰無所爭。其爭句。正是替詞。若曰。如其爭也。尚君子乎哉。須反轉說明語氣始得。

○何謂也。統問三句之旨。索詩柄也。非止問素絢一語。舊以子夏不解此句。可發一

救其陷於僭竊之罪。出呼數斷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既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亦教誨之道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極形容無所爭)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飲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

咲繪事後素正詩之柄礼後是得之言外所以聖人深與之。子夏滿腔是論文質。借詩以探之。其疑詩中。是激于當時大虛礼。思獨存一質以挽回之。若云。天地間一素足矣。何必並言絢乎。豈有素則不可無絢乎。一聞繪事之言便悟質大不容偏廢。即今日郁繪滿眼。亦必有為之先者在焉。便是文質大中至正之衡矣。此等讀詩。真是敲骨打髓。得作者立言之意。悟先王制礼之原也。故曰可與言詩。正與其言。亡聞于。田欵人。必非徒起發從先之思而已也。

礼後是悟語。非是問語。後即後進之後。渾然說為欽。若云後于忠信。便着迹

絢兮何謂也此逸詩也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如有素地而加采色也子曰繪事後素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謂先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禮必以忠信為質猶繪事必以粉素為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

○周末文勝先進之礼蕩然思二代正是從周。非有二也。玩三个吾能字。謂二代文凋獻逸。入遂無徵不信。以為忠質必不可復。不知二代遺意。吾俱能言。惜杞宋不足取以証吾言耳。若杞宋文獻在。則足以示信。而吾之所言。亦能以考信。遠可以闡禹湯精意。近可以陣叔季頹風矣。夫子分明是以吾言。徵夏殷。是謂吾言足徵。可補杞宋之不足。周礼在魯。夫子棋魯之為杞宋。而周礼之為夏殷也。故云云。
○夫子不是行禘欲意。詞婉而神傷。要說灌獻。似不味不明話頭方佳。灌是一獻二獻之礼。於此不欲觀。是開首便不欲觀也。夫子夢寐周公之心。有與公默契着。吾之

賜可與言詩笥以此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以證吾言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illegible]

心不安公之心必不樂享此礼也夫子之意微矣。入庙而每事問。即不欲觀意也。○曰不欲觀。若有所不樂于見。曰不知。若有所不便于言。盖以天下禘。則禘可知。以一国禘。則禘不可知。苟知其說。則於天下的道理。皆昭示于斯禘之内。分明謂禘乃關于天下的事也。指掌者何也。指斯禘之無不可運也。指斯禘之独有所握也。不知。非謂意義深遠。若謂創自先朝。襲于今日。今昔相承之变。不可得知也。隐然見魯君魯臣。举國皆不知。我又怎知。子又何求知也。周公制之而自享之。其何以示天下。故魯之禘。不可令人知也。或人知之。將盖輕周礼矣。故夫子不可以說顯。止可以意指也。若曰。今世有知禘者。則天下當不至如此

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又如此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孔子所以深歎也。◎◎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語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盖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

景象矣。為魯諱禘。正為天下存禘也。若隱言之。若顯言之。若不忍言之。若不能言之。全要識得口氣虛圓。

○如在二句。門人記錄之詞。夫子之心。實知鬼神之在也。豈特如在哉。夫子自信。故信鬼神。非意之也。

祭者神也。而以吾心之神暢之。故如在。倘不與祭。則心之神不在。祭之神又安得在。故神無在。以吾之所與為在。聖人之必如在也。必以心之與也。

○夫子說一天字。便壓倒奧與竈。分明點寓尊君的意。對奸雄為此語。隱隱一個霹靂。其實聖人未嘗以禍福希冀于天也。不曰天之降罪。而曰獲罪于天。是不在感應上論天。而在心上論天。一念愧怍。不可與天知。即獲罪于天也。一念自愧。皇皇無

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己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為實禮為虛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為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時俗之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喻自結於君不如阿

地措躬。是無所禱也。心無愧。而人加之罪。吾心之天自定。不可以言獲罪。故曰立之請久矣。但以順吾心之天。又以折權奸之論。所以為聖人之言也。

○郁郁乎文哉。是賛其經制大備。猶賛堯曰煥乎文章云耳。看監于二代句。見世趨于文。而文武以二代之朴留之。使不至于盡澆也。從周正從先進之意。學夏殷而恨其無徵。章有此監夏監殷者。留忠質之遺。是文武之謨烈。實禹湯之精神也。吾從云者若曰。周之子孫。守武家法足矣。周之臣民。恪守王章足矣。何為妄意增飾。失所監之意也。正挽末俗。維人心意。

○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人之訊。始自回想。亦覺不錯。故曰是禮也。如師冕章

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即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所以取禍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音◎導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大廟魯周

尋君之◎九

節節是道。因子張拈出。便覺是道耳。
聖人只在心上言礼之是不是。不在迹上
論礼。又知不知。魯祭非礼。於心有所不安。
故問者。所以明礼之心也。是礼云者。夫子
語意自渾。不辨礼之知与不知。只說我雖
不知礼。我問處就是礼。礼不安于心。不得
不詳究之也。而維礼意。隱然可想。
○不說今人之所無。但冀古人之所有。無
限感慨。
春秋時。以力相雄長。不特一射。而于射為
易見。故以之寄慨。要識得此意。
玩不主字為字。主上之立教者言。先王不
以不同者強天下。惟以同者陶天下。
○餼羊雖小。亦是王迹。魯不視朔。王迹之
息。於此一微。夫子存礼于羊。即作春秋意。
作春秋者。因魯之遺文。以存周之法也。存

公廟。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嘗為其邑大
夫。孔子自少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
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
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
其為敬。莫大於此。謂之不
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子曰。射不主皮。**
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鄉射禮文。
為力不同科。孔子解
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
以為的。所謂鵠也。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但
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強弱
不同等也。○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
以強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子貢欲去告朔之餼**
羊。○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
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餼羊者。周魯之遺物。以存周之法也。試觀首列春王正月。便知尊王朔。維衰周之意。聖賢總是痛惜古礼之亡。閒居嘆息如此。子貢曰。礼已亡矣。不如去之。子曰。礼雖亡矣。何忍去之。二人相對。淒然滿目。無窮感慨。其講事同。是一腔。絕無排擊子貢意。子貢愛礼之思較切。夫子存名之心特顯。

○礼者心之体。盡心乃所以盡礼也。謂之盡者。適得其準則耳。非有加也。當時驕泰成風。反以盡礼為媚君。此礼將不明于天下。故夫子明此礼以提醒人心。挽回世道也。

○使是馭使。礼者体也。体不可過。不可不及。正名分。辨体統。裁僭窃是也。非僅優遇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反以爲諂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

○定公問君使

之𠃧文也忠者衷也衷稍自欺即是欺君。責難陳善。無專擅。無將順是也非僅誠慤之小忠也。

齊景公憂田氏之逼晏子曰。惟礼可以為國是先王所以維名分絶亂萌者也

○閨門風化所關。太姒賢德培周家八百靈長之祚。故夫子贊之如此。全在后妃之德上論。若出于情即一嚬一笑已淫且傷矣。然又須根文王自身肅雍之範來惟聖王。有肅雍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也。刪詩而以之為首有以哉

○宰我之意。欲張公室。戰栗之對蓋勸之斷以威三家也不知三家之僭。惟礼可以

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

制之懼之以威是速禍也故夫子責之若云不知立社之旨誤爲此說亦淺之乎觀宰我矣。

冏以人臣告君當謹不可再失以致莫救。又以示哀公之不可聽此妄指之言也。若只云責尓無益有何趣味

孔疏云。戰栗者使民望而敬畏之耳。豈戮人之說然非立社本意耳。

○君子不器自己体言。君子大器自己体之所容受言也人若涵養得個大度量。役之至大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功成而不居。德高而愈下。方是大器。若管仲心体無所容受。斡得些小功業。便自盈滿。高其臺榭。侈其宮屬。華其門屏制其飲爵其奢僭處。皆其器小處而器小之所以然夫子

栗曰使民戰栗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

始終不曾說出。只從他氣象侈僭上摹寫。其心体無涵容之光。可也。或人因器小而疑儉。因不儉而疑知禮。是扭于伯功之盛。而不窺其立功居功之心也。

春秋之時。管仲亦是个人物。惜不明于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求可求成。原無正心誠意之功。故成功後。不免驕氣之生。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地平天成之後。生了許多驕慢。而兢兢業業。看天来大的事。如一點浮雲過太虛耳。

人在天地中。天地在虛空中。虛空在道中。若一泡之在大海耳。人能包羅空虛。位育天地者。乃道之能也。豈人之力哉。故不明道即掀揭事功。亦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假仲能見道分明。即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故孟子曰。所性不存。君

歸臺名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或人又疑不儉為知禮屏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於門以蔽內外也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

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功云乎哉。

○此是夫子所為正樂處。始作而翕。殘缺者[illegible]也。從之而純皦繹以成。失次者已序也。所[illegible]如者。本人心之太和。以調之於樂。故大樂[illegible]元音。以想像丁心。其始終條理節奏之[illegible]細心會悟而得之也。人心會其處為翕。宣[illegible]處為皦。和諧處為純。聯絡處為繹。數個如字[illegible]聖心自得其意。而像其妙也。有今太師本無声以求有声之妙。又因有声以會無声之精意。若外人心而求宇宙元韻天地元声。則杳茫而不可知。若器數声音之節。則太師豈不知之。而夫子何必語也。

失矣此言當深味也蘇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小則疑其為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以詭遇為功而不知為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

夫樂之作。由人心生。若不把心去体貼。則安知其翕純皦繹。惟以心會其各出之妙。晤其合一之神。見天地間。自開自合景象。具于樂中如此。又見人心中。不散不乖不紊精神。發于樂中如此。方知八音之妙用。萃而成樂也。

○儀封人見透千古。超沮溺諸人之上。木鐸一語却在千萬世提醒聾瞶大机括。上點破。當日顔之道大莫容。賜之擬得邦家尚未透此關。將乃將無之將。非將來之將。君子二句自言平日所見之人甚多。木鐸之意。久之于胸中。但一見夫子決之耳。三代盛王兼君師之統。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至孔子而君師之統始分。乃乾坤一大変局。正竊見飛龍之統。當禅于見龍矣。天若以夫子唐虞。只為禹稷。天若以夫子

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千古隻眼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以警眾者也言亂極當治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

商周。只為伊呂。惟天限夫子於春秋。以轍
環之路。為宣化行數之路。以周流之身。為
代天牖民之身。封人果相見時。想其盛德
光輝而想像。必聞其政執禮耶。祇睹其諸
賢侍從。而會悟無行不與光景耶。
○須知是慕舜而感武。非較其優劣也。想
其德而發其遇。處活泳嘆。未道破一語。
韶以紹堯得名。武以武成得名。夫子兩謂。
亦從其所自謂者謂之耳。
武之心。即舜之心而非舜之時。故大違其
心。以心之感然者。被諸樂聲音節奏。皆以
發其不得已之情。想夫子以之對韶而嘆
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假武王生唐虞之
際。安知不為韶哉。
○非是不足觀。亦非不去觀他。謂其本領
已失。更把甚麽去觀他。重在以字上。

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或曰木鐸所以狥于道
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敎如
木鐸之狥于道路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舜紹堯致治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程子曰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耳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為本為禮以敬為本臨喪以哀為本既無其本則以何

〇此是影語。要得虛描意。言甚哉仁之不可不處也。見人之當擇仁而處。擇字只輕輕說。不必說已擇仁而不處。

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要得二十五家皆仁。風俗通。十軏爲里。安得百家皆仁。古者死徙不出鄉。夫田役里爲恒產。出國則爲俗而異。出鄉則不齒于士。要得閭俗美而處遷也。說文。里居也。風俗通。里止也。居心正志。正而不遷。乃是里仁。故孟子引之曰廣居。曰安宅。豈不至美。擇而不處。豈得爲智。以能處爲智。與不能期月守同。乃仁智合一之理。仁即人心。處仁者。只是反之而自據其本心以爲宅耳。

〇人心約不能移。樂不能淫者。仁也。仁者

着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里仁第四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有仁厚之俗爲美。擇里而不居於是焉。則失其是非之本心。而不得爲智矣。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苦海 不可以長處樂。彼岸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宝筏 約。窮困也。利。猶貪也。蓋深知篤好而必欲得之也。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久約必濫。久樂必淫。惟仁者則安其仁而無適不然。知者則利於仁而不易所守。蓋雖深淺之不同。然皆非外物所能奪矣。〇謝氏曰。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

所安〻此智者所利〻此非境之外別有
一仁亦非以仁去御境也合下處章各看
仁人心也人心即天理安仁者反觀較微
之內油然自適其本心也非心安于理也
利仁者據本心上覺一種趣味津〻可樂
也非以心求理也
處之久而本心自安猶安仁故曰仁者精
於擇而善處以求本心之安唯利仁故曰
智者仁以護智〻以成仁也
○好惡心之用仁者曰無尚曰不使加持
心此用應世亦此用能好人能惡人乃無
尚不加之摧念也大學是從惡之嚴上見
其好之公此亦不可作兩觀正以仁主于
愛從用好之公見用惡之嚴不牽于私也
○無惡就志仁上描出心無二用故也惡
原不與仁對只怕志仁不果未有真龍復

不亡非有所理而自不亂如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也知者謂之有所見則可謂之有所得則未可有所存斯不亡有所理斯不亂未能無意也安仁則一利仁則二安仁者非顏閔以上去聖人為不遠不知此味也諸子雖有卓越之才謂之見道不惑則可然未免於利之也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之為言獨也蓋無私心然後好惡當於理程子所謂得其公正是也○游氏曰好善而惡惡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繫而不能自克也惟仁者無私心所以能好惡也

○子曰苟志於仁矣(不指事)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

作假見此處要說得輕方見人心之妙辟如行路舉步向南定不至北方辟如千年幽谷一燈終照千年之暗盡除○此章渾成說君子不去仁無時無處而不用力于仁無終食一句盡之矣元會運世總是終食積来貧富是終食中脫離不得境界造次顛沛亦抽出終食中極忙極險者言之于是〻字指無違之心說矯節之士亦能不處不去何以曰仁〻者吾心一念清虛無欲無惡之本体也不處不去而本体不着心之安處是仁若求名者雖不處不去而本心之体未必安故曰去仁惡乎成名見仁在不處不去之真心也然去之関于世境爭真妄而違之隙于心境爭離合矯欲惡于一時固不去仁必貞本体于恒久始不違仁也違者去之倪也

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以其道得之謂不當得而得之也然於富貴則不處於貧賤則不去君子之審富貴而安貧賤也如此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君子所以為君子以其仁也若貪富貴而厭貧賤則是自離其仁而無君子之實矣何所成其名乎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者一飯之頃造次急遽苟且之時顛沛傾覆流離之際蓋君子之不去乎仁如此不但富貴貧賤取舍之間而已也○言君子為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子

○好仁惡不仁一氣講。總是爲仁。無二件。爲仁固在好惡。好惡即是人心之力。人心空洞無着。或有尚者。未用力于好仁也。非力不足于好也。心與物不相涉。或加之者。未用力惡不仁也。非力不足于惡也。曰無以尚。曰不使加。此何等力量。人能用此于仁。豈有不足者。心之用。即力之用。心之無以尚。不使加。即力之足。力是心力。非氣力。若氣力用事。便有可尚可加。便有不足。非謂天下之物。尚吾仁。謂吾心之好。莫能尚也。不曰加心。而曰加身。謂不仁乃身外之妄。增加之物也。其爲仁句正嚴操此身不使加之功也。好之用力處便無以尚。惡之用力處便不使加。未有不足于好惡者。蓋有二句。指不用力者言。謂我所見者皆未曾試之于力也。安見力之歉于仁也。

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夫子自言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蓋好仁者真知仁之可好故天下之物無以加之惡不仁者眞知不仁之可惡故其所以爲仁者必能絕去不仁之事（只是爲仁）而不使少有及於其身此皆成德之事故難得而見之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

言好仁惡不仁者雖不可見然或有人果能一旦奮然用力於仁則我又未見其力有不足者蓋爲仁在己欲之則是而志之所至氣必至焉故仁雖難能而至之亦易也

蓋有之矣（設辭）我未之見也

有之

一日用即見一日能為。日日用。即見日〻能為。如一日克己之謂。非一日始用之說。人必用力然後可驗其之不足。今皆未用力之人。則用之而不足者。我未之見也。乃反言以決之。見無不足之理也。○此章不重觀人。重識仁于微處。各于其黨。謂各隨其心而分出過之類來。觀者。正從心上觀之。有醇衷而不免迫為癖行。有正理而不得不為矯情。或汙大庭以潔屋漏。或晦一時以明千古。総之皆仁也。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此義統也。是以放麑違命也。推其心可以託國。非觀過知仁哉。○聞字說得精深。用力之久。一旦豁然。如顏之卓。曾之唯。可字甚活。見死猶可。有何不可乎。聞道者一朝千古。不聞者百年醉

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蓋不敢終以為易。而又歎人之莫肯用力於仁也。○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心契◎觀過。斯知仁矣。黨。類也。程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過於忍。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吳氏曰。後漢吳祐謂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知仁是也。○子曰。朝聞◎道。聞字妙○夕死可矣。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朝夕。所以甚言其時之近。○程子曰。言人不可以不知道。苟得聞道。雖死可也。又曰。皆實理也。人知而信者為難。死生亦大矣。非誠有所得。豈以夕死為

夢不曰見。而曰聞何也。此心之灵妙處為道机。反之本心。覺灵妙時時不蔽曰聞。若曰心去聞道。爲有心外。又求個道入心中。○恥是聖賢憂勤絕好机括。不用于道。而用于衣食。便是貪富貴厭貧賤之種子也。不曰不足。而曰未足。只說他造詣尚未到。非謂其識趣卑陋。彼之志已実實在道。特方寸中隱隱有此沾帶處耳。○無適莫即此義處。非無適莫外。又尋一個義去比也。題脉極緊。一滚看始得。以義覓義。錯義亦成適莫。而天下為吾心役。以天下忘適莫。亦是義。而天下為吾心用。此心日用于天下。而本体不動。此正君子心体之妙也。要識義之與比。非比義也。着不得從義趋義之說。

可乎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

（恥是作聖大机括）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何思何慮）義之與比。（画出）

適專主也。莫不肯也。比從也。○謝氏曰適可也。莫不可也。無可無不可。苟無道以主之。不幾於猖狂自恣乎。此佛之學所以自謂心無所住而能應變。而卒得罪於聖人也。聖人之學不然。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然則君子之心果有所倚乎。（俱不自知）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懷思念也。懷德謂存其固有之善。懷土謂溺其所處之安。懷刑謂畏法。懷

○懷者抱而不捨之義只徑寸之誅而人品天壤矣
文人懷字因自己血脉養自己胎元故德是本体懷是工夫工夫合處即本体本体抱處即工夫懷刑又懷德之嚴惕處也
○放利之心最難醒故以怨字惕之曰多不止受害者也
常人是非之心恒不勝利害之心利害明則是非亦明
○礼者制度品節讓則為礼處一種謙沖遜抑之真心也能礼讓則挈人情之會通吸[illegible]術之精髓矣故曰何有若說以礼讓去[illegible]礼讓後可以為国俱非語氣如礼何着言何以行為国之礼也
○所以立自經綸之所從出者言可知自可以當人之知者言不在人稱之而在吾

惠謂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間已矣○尹氏曰樂善惡不善所以為君子苟安務得所以為小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依也 多怨謂多取怨○程子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故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讓者禮之實也何有言不難也言有禮之實以為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於為國乎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所以立謂所以立乎其位者可知謂可以見知之實○程子曰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矣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

所以為之也。名位最易奪人。君子求其在己。
○一雖不指何物。却実是一件。非玄虛說
個一也。蓋直指本体渾成言。如合一之一。
貫字就在一字寓出為妙。心字理字萬字
俱用不着。
聖人說一貫。曾子說忠恕。是無言中針縫。
相對話。若一分解。便是說夢。
不曰以一貫之。而曰一以貫之。功在一不
在以也。得一則貫矣。所貫者無遺物。所以
貫者無一物。得其所以貫則一之名不立
不可也。曾子以平日之忠恕合之。故曰唯。
因而已矣。正是悟向日忠恕便是今日一
貫。非借忠恕影一貫也。試看一言而終身
行。絜矩而天下平。則忠恕能貫。是実理実
事。忠恕正解一。非解貫。既已一矣。安有不
貫。貫不在一之外也。曾子此時。任他名孝

之。◎曾子曰。唯。貫通也。唯者應之速而無疑者也。聖人之心。渾然一理。而泛應曲當。用各不同。曾子於其用處。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爾。夫子知其真積力久。將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應之速而無疑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心。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辭也。夫子之一理渾然。而泛應曲當。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無餘法。而亦無待於推矣。曾子有見於此而難言之。故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曉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

名恕名仁名義名礼名智名多學只是此一改頭換面別無伎倆商量故曰而已矣悟全在此三字中

孔子之一貫即堯舜之執中也曾以忠恕發一貫即舜以精一明執中也中為大本而達道以行是即一以貫之之旨執中必精以擇之一以守之能盡此心而推之則擇之精守之一何如也故推以忠恕而一貫始是能精一而執中帝王聖賢千古共此一心共此一道

○喻者不待詞說不事知覺默默與俱之謂深識義利骨髓其快足在人不見之地其妙解在己不知之中若知其為妙而契合之便落一層大學藏身不恕而喻諸人孟子四体不言而喻俱自心上說易曰精義入神喻之能事畢矣磁石遇鐵

也以此觀之一以貫之之實可見矣○程子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又曰聖人教人各因其才吾道一以貫之惟曾子為能達此孔子所以告之也曾子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猶夫子之告曾子也中庸所謂忠恕違道不遠斯乃下學上達之義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不知其然而然）

喩猶曉也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程子曰君子之於義猶小人之於利也唯其深喩是以篤好楊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義者以利言之則人之所欲無甚於

燎薪遇火。雖欲禁制。不可得也。
○未見之先。無時不在賢上用功。故一見而收為我用也。見字。思字。省字。俱內照之功。見字說得廣。尚論者。見千古之上也。隨心之所觸即見。隨見之所觸即心。
○到底只是個幾諫。玩見志二字。是在志上轉移。兼幾微幾先二意。有諫之心。無諫之迹。敬不違。勞不怨。全是以心感悟親志。遂進幾諫一步。所以劫幾諫之窮也。人子全憑敬心感動其親。不專在諫上。故諫而曰幾。本心之敬來。見志不從。必吾敬未到。安可違此心之敬。而另有諫法。故曰又敬不違。即至於勞。安可少衰此敬而怨。總一敬貫徹始終。庶可以悟親也。
○遠遊是泛無方所。故遺親之憂。有方之遊。其遊不遠。跡雖遊而心未遊。是体親之

生所惡無甚於死。孰肯舍生而取義哉。其所喻者義而已。◎不知利之為利故也。小人反是。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思齊者冀己亦有是善。內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惡。○胡氏曰。見人之善惡不同。而無不反諸身者。則不徒羨人而甘自棄。不徒責人而忘自責矣。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也。勞而不怨。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遠遊則去親遠而為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

心而不貽之憂也。若說不得已而遊。似多一轉語。當思所以曲体親心。不欲遠遊者。其道安在。否則終日周旋何益。

○喜懼自是一念。纔喜便不得不懼。此處真是危惻。不可告人。蓋人子中年後日衰一日。數年不見。一見頓覺有異。家人日見。所以全然不覺。人子於此用心密察。精神血氣。必覺有潛移默換者。此方是知。而愛日之誠。不得不自懼也。若曰懼來日之無多。似非人子所忍言。

○古者二字。有追想感慨意。此躬為千古難竟之局。此恥為一生莫釋之憤。心惟用于躬之恥。而不用于言之出。一直講下。非是推其不出之故。躬字內不得添行字。逮字下不得貼言字。易曰止諸躬。書曰檢身若不及。即此意。

之念哉不忘也遊必有方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孝矣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知猶記憶也常知父母之年則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於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言古者以見今之不然逮及也行不及言可恥之甚古者所以不出其言為此故也○范氏曰君子之於言也不得已而後出之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輕言之言之如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則出諸其口必不易矣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謝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謂約尹氏

○約自心上言。以字亦有力。心体終日欽翌。無一念自放。非防失也。只常保此主宰耳。主宰定。則一定百定。

○重一欲字。顧言顧行。其當境也。寡尤寡悔。其期許也。玩而字。重敏行。不可平看。

○今鄰作有德者不孤看了。夫子原說德不孤必有鄰。猶云。一善主而衆善至也。正是論德自有相通之理。而勉人修德意在外。

○失在兩個數字。乃輕數之數也。君友關係大節。安得不言。却要平日精神流貫。所謂信而後諫。忠告善道也。若素無精誠。只以口舌輕數。友且不堪。況君乎。故取䟽辱于游正勉人盡心以進言。不可歸罪君友之䟽辱。而緘口也。玩二斯字自得

曰凡事約則鮮失非止謂儉約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謝氏曰放言易故欲訥力行難故欲敏

欲字○着眼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切鄰猶親也德不孤立必以類應故有德者必以其類從之如居之有鄰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胡氏曰事君諫不行則當去導友善不納則當止至於煩瀆則言者輕聽者厭矣是以求榮而反辱求親而反疏也范氏曰君臣朋友皆以義合故其事同也

論語卷之二終



